

國

朝

奏

疏

國朝奏疏卷三十九

賦役

漕運

釐剔漕弊

漕弊

論漕弊

剔漕弊

釐剔漕事

擬更定漕政章程

徐旭齡

王命岳

姚

包

尹繼善

蔣

卹丁除弊

孫

請停預僉備丁以免擾累

楊錫綬

撥船困民

趙之符

請改折漕糧

范承謨

請寬糧船盤詰

林起龍

請罷長運復轉運

蔡士英

請改運法

徐惺

白糧改折

楊雅達

運關運船宜整理

朱之錫

申明糧船定式

阿桂

改漕船修水利

鄂爾泰

請定漕船年限

姚文然

請停查屯田滋擾

趙青藜

漕糧兼資海運

藍鼎元

籌漕運變通全局

英和

再籌海運折漕章程

同前

駁議盤運章程

同前

覆奏海運

程

覆奏海河并運

陶澍

進呈海運圖

同前

卷之三十一

勘覆膠萊河

何國宗

釐剔漕弊疏 康熙十九年

給事中臣徐旭齡謹

奏為故陳漕弊事 臣竊惟東南民力最困此莫甚於漕近見  
各肩糴道因漕務而婪賦之至數十倍夫官貪由於法弊  
必法有弊實而後官緣為利孔官貪則宜易其官法弊  
則宜更其法各省雖有漕運糧而江浙當天下之半就臣  
見聞最確百姓之最苦者故為我

皇上憐之其一為贈耗之苦百為漕糶之悉係小民之膏血漕糧  
貼截五米十銀向有定例近今每糧百石江南私截至百  
餘而浙江至三十倍而部議以此項若加利減恐盜賣正米

臣查漕臣帥顏保以奉浙江糧道劉朝俊六年漕貼肉  
贖一券二千餘兩即每石百石所貼三十七兩之銀也夫以扣  
此之多而本年漕糧全完並未盜正米者是多貼止以飽  
非以資運故貼截銀米之宜減甚明又如江南每船受兌五  
百石有奇內有加冊耗米解至京通除在船耗米加一五外交  
倉止四百石有奇是以兌米內原有加一五為在船之折耗非  
正米也今縣官徵收不分正耗百石加耗五石是耗外加耗矣此  
耗米之加增宜裁又甚明其一為轉販之苦漕糧冬兌冬開立  
有准限轉販其船未到次印官逼令百姓交兌姑且以販易販以  
完考成也各處漕船俱於本地成造惟直隸山東鳳陽以本地產

木故于淮安設廠而江寧各幫共船一千二百有零亦于淮安成  
造實則木植油麻俱產于上江從長江而下區門不入至於似真逆  
流抵淮四百格里沿途動用民夫晝夜枕棹及船成之後復渡大  
江道徑千里到次遲延縣官急于考成放丁利于索詐於是船  
未到而交兌名曰格廠糧戶既受一番贈耗供費之累矣及格廠  
之後仍令糧戶管廠船到復充又受一番賠補苛索以致民間  
責男絕婦女無可告訴推沙由來總自造船在於淮安船遠故到運  
到遲故格廠皆廠故病民今淮廠漕造已歸地方官管理莫如江  
寧水次之船歸於江寧蘇松水次之船歸於蘇松木料油麻既就近  
而昂辦船成交兌又每遲到格廠之弊此借船之宜歸各地方製造



甚明其一為冒破之苦以江南漕糧之外名為漕項曰兵糧曰局糧一曰南糧一曰軍儲此皆本地支銷安得有贈耗者今贈耗反多於正糧正兌又立有對支印票分撥自支經承往侵蝕每至重復科徵納而又納一年之內血杖鉅錢盈萬盈千此漕項之不當照漕兌加贈且不得借對支重徵又甚明其一為兵糧之苦兵漕宜分兩不宜混亂漕糧除解京外則有兵糧為本地營鎮支銷其派支多有逆行倒置其以鎮江府有大兵駐劄原截留本地之米今改令江西之米運至鎮江而反將鎮江之米運至通州其意以江西路逆恐幫船押尾貽累在漕各官察罰不知而父之糧左出右入在民既不克勒贈之若在官又增轉輸之費又於提督駐

劄松江自召截留松江之米今分派蘇松各州縣支領管官  
借以居奇遂差撥兵丁撐駕沙船將對支糧戶凌虐拷  
打額外索詐糧戶因對支所累死亡逃竄者不知凡幾且  
愚以為兵糧當於駐防之處善教截留不宜將本地之米解  
出反將別地之米解進往返勞費其有不敷地方准措支此縣  
錢亦必苦官與縣官交割不許兵丁與糧戶自相對支此兵糧  
之支給亟當釐定又甚明夫掄挽此天下之大命也東南漕  
糧之苦如此天下可以類推祇緣貪官污吏利於侵蝕積弊  
相沿今漕且帥顏保方齊

簡任正為農民聲弊之時伏乞

勅下將漕法之不便於民逐一更正務使法嚴少官不敢貪亦法簡

少官不能貪漕規整萬分弊不除其於培民命而厚

國儲非小補之

漕弊疏

臣王命岳謹

奏為恭陳漕弊事 臣伏惟

國家大計莫過於漕比年以來東南辦漕之民苦於運弁視丁肌體  
已盡控告各門此可哀然任之而不為之改乎按前蘇松按臣奏  
世定每石准糧一百石准加米五石加銀五兩業經奉行

聖旨送行在案乃近世民間赴兌水次每漕糧百石米加至三十石石  
不等矣銀加至六七十四五十兩不等矣此外尚有潤米每石加至  
升不等矣民視弁丁如同市棍至於典吏賈子折屋帶衣以  
飽驕軍之腹稍不遂意甚至糾中凌官以漕臣周卜世以數兵

江鼓噪一案豈惟民膏吮盡抑且國帑大傷漕子至此當可  
言部臣再四察訪乃知弊之改流必有其源左運弁被丁亦  
有此坦而拘也今不先寬軍力而徒禁艾橫取於民雖日費  
一弁於市亦弊風決不可止以臣計例弁丁有水次之苦有過佳  
之苦有抵通之苦何為水次之苦艾一為買幫陋習幫有高低  
高比丁難易完低比丁務力欠當倉運時富弁行賄買幫費三  
三百金貧弁坐得低幫是貧弁處必欠之勢亦富弁甫倉運已費  
三百金矣此苦也艾一為水次陋規衛丁當承運時有衛官幫官  
常例每船二三兩不等糧道書辦常例每船四五兩八九兩不等主府  
廳書辦各有常規常規之外又有冷箭牌票差禮僧院糧道

令箭金牌到每船送五兩十兩不等刑廳票差每船送二三兩不等其名目則或查官丁或查糧艘或查脩趁或查日根或查開幫或提頭識名目數十種以故舉國或清康上司不肯差人到幫書吏又巧立名色止差人到糧道及刑廳處坐催又有刑廳差人代為斂費蓋船未離次已費五六十金又一苦也又一為勒新行月二糧布政司派給行月錢糧舊例行文各府縣支領每船約送書辦六七兩不等否則派撥遠年雜支錢糧及極遠州縣而州縣糧書又有需索每船約送二三兩不等十金之糧無五金之實又一苦也此三苦以當清釐於交兌水次之時恤舟丁苦何位抵通之苦又一為投文之苦船一抵通倉院糧廳

大部雲南司等衙門投文每船共費十兩皆保家也送書辦保  
家另索每船常例三兩此一苦也其二為胥役船規之苦坐糧廳總  
督倉院京糧廳雲南司書房各索常規每船可至十金又有走卸  
代之聚斂其不送此則稟官出案或查船遲或取聯結或押取保  
或差催過坐或押送起米或先追舊欠種、名色一票必費十餘金  
又一苦也其三為過坝之苦則有委官看規伍長常例上斛下濫等  
費每船又須十餘兩而車戶恃強剪頭偷盜耗更不貲又苦也  
其四為文倉之苦則有倉官常例并收糧衙門官辦書吏馬  
馬下等、名色極其常索每船又費數十兩又有大款家小款家  
需索雖經奉

首題革今又改名復用小歇家改名維長大歇家改名住戶借  
口取保每船索銀四五兩不等有送些可得先收無送此  
刁難阻凍又一苦也其一為何兌何兌法本兩便但向有踏  
偷盜混籌搶籌種、雜言之弊前任督部臣王永吉疏題又  
任運官虛延匿登詞控告屢往部臣疏覆未見改以整頓  
之方此又一苦也此五苦皆傳聲於抵通之後以恤舟丁也云  
於此准之苦亦有積歎推派吏書酒規投文區堂種、涉費往年  
單准奉幫漕費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自總漕且蔡士英別  
弊釐奸並不差一官一舍下幫凡船到投文即祝臨河千盤驗費  
行頃刻不停是以官丁必毫每費今歲完糧遂多以此而觀天下



等不可清之弊存乎人耳。以目愚見，水次之苦責在糧道。運官宜全用守于石角土弁間散，每遇倉運將，應委職員或稟報漕務，漕院區堂拈圖，或公同布按都司當堂拈圖，別買幫之苦。除矣，今箭牌票片做不到幫，以漕務責或刑廳并禁其雜票，則水次陋規之苦除矣。布政司現給行月二糧，勿行，以陋則勒新之苦除矣。布政司糧道有不率，其立行糾參，則漕務漕院之責也。抵通之苦責在部堂倉督使投文，其立收立折嚴，其區別常案之苦除矣。禁止差案嚴，其立部別胥役船規之苦除矣。嚴訪委官任長之弊，則區補之苦除矣。依船次先後交納，不許撓越，曉諭有節，則交倉之苦除矣。區何說，此一日糧廳躬

赴河干與運弁兌過米若干石令本弁自備席木官撥人役銀兩  
次日官有兌與被丁別流兌混搶之苦除矣

皇 仍不時專官察訪有官不勤敏役仍需索者以法治之則  
朝廷儲核之權也凡且改言皆積年舊弊夫去弊之法不在

追究既往而在嚴飭將來伏乞

皇上勅下部臣及總督部臣詳議去弊良法各論且言改及  
改否及悉心條奏施行如督捕條陳故可然後重中之未  
有敢悖

旨橫增於五石五兩之外其官掣向丁景示孰敢不遵庶幾國政  
一新東南之民稍有起色於

少君早通二書

國  
計亦有裨也

論漕弊疏 道光二年

江蘇學政臣姚

謹

奏為謹論漕弊事臣竊惟東南之大務有二曰河曰漕比年海只  
際通南河目前光景甚秘矣惟惟漕務法久弊生雖經督務  
大吏數年以來悉心调剂然總未臻实效小民仰沐我

朝

聖祖

神宗

生成養育居今百八十年愚戕具有天良豈有不樂輸將之理儼  
以東南財賦甲於天下而賦額以江蘇之蘇州松江浙江三  
湖四共糧重九甲天下竟有上縣額徵多於他處二者乾隆三

齊書卷之百

卷之百

卷之百

卷之百

十年以前並無以法浮收之不足是時每物不賤官民皆被  
女後生齒愈繁而用度日絀於是世弊漸生徭徭不區就  
斛而浮收而已未幾有抄括之法括而盡石不區折扣數升  
繼乃五折六折不等小民終歲勤動納賦之外竟不敷養贍  
勢不能不與官吏相抗官吏以此制民之術女道有三一曰抗糧一  
曰包完一曰極文醜米賦額既重民間拖欠勢必有大約只催零  
星小戶及貧苦之家女墜墓佳屋皆須照例輸納又有因災後  
徵新廩并積因而拖欠者是後有之至以女家或有數十畝之產  
既有食女田之出入而竟置官賦於不問實為事之誤他無全  
以抗糧出於業戶完充百區然既以數運倉並外產齊三

十石以備抄收書吏等先以淋尖踢脚灑散多方糜耗是女數已  
不敷再以抄扣計算以准作七抄便改再加三四十石業戶既不甘  
必至爭執不肯再交亦有因書吏刁賴後將原米運回其所縣  
即以前二項指為抗欠此由也包完之名該房之戶女力不能  
由官抗則結交有力比代為輸納可以不至喫虧經官吏果  
甚公平此等業戶又何用託人代納可以不煩言而自破世民間終  
歲作苦皆以完糧為一年要事以運米石進倉女一家男婦老  
幼多不進城守候一區陰雨淫霧程將百計保獲忍米色苦債  
如有吏刻期斛收即回家酬神祭先以為今歲可以安樂區去改程  
女特以醜米擬交殆於人情雖年歲有不齊則米色不能盡一亦

間有之年他官吏非執此三考則不能制人故生監則詳請暫革  
齊民則輒先拘禁待其數補交納後以悔悟請釋竟以一字  
不移之辦法且自去歲之蘇金壇吳江等縣已壞成事婦女  
他將就了結步班尚不之不知踴躍拘押其害皆良民亦在莠民  
此民不能上達之實情之然在勿縣亦有不能不如此其近來投物  
昂貴以得產休云頂即能支飲斷不敷用勿縣自南倉之瓦運  
日止女傭整倉廩蘆席竹木板片繩索油燭百需及暮春友家人  
書投出約巡防一孝僧館工食費已不貲加以運丁需索律貼日  
甚一日至女傭申公用自延請幕友而外每語大小公事一到面前即欲  
出錢料理又以辦一控罪之犯自初詳至結案須費五百數十金

案愈大則費愈多復有遊解人犯運送餉鞘事皆次費用  
若將藉用民力堅行禁止謹厚其身而退文貪志比非向詞訟  
事件生者不可而吏治更不可向矣伊等熟思他弊一破獲答  
愈重不似浮收尚為上下皆知故甘受民怨而不恤雖地方有肥  
瘠才具有能否文藉少以肥身家皆不能治其弊要之  
已不為此考差本不少且見近日言事多動稱不肖州縣而  
思州縣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至行同苟賤此又州縣不能上達  
之實情也州縣受培克之名而運丁陰受其益故每言及運丁等  
不切齒他文中亦有不能不然者運船終歲行去日用必較家  
居倍增從前運道深通督漕諸臣只求重運如期到通一切並不



苛察各丁於南運時多帶南物至通作買復易北貨沿途銷售即水手人等携帶梨米蔬菜之類中為帑帑時餉口之資乾隆五十年後黃河屢經倒灌未免運道受害於是漕臣等慮大船重難行不能不嚴禁多帶貨物又恐使前商力充被軍船回空過淮時往往私帶監介眾素以每年不呈次不甚窮搜此因商力竭未免算及項肩而各丁之出息盡矣丁力既困加以運道之淺及增修大樁淺之費且以區緊要南漕率挽動需數百人使用稍省船即慮其受傷道路既長期復迫此項鉅費非出之物雖更每此出必又運丁不能上達之實情之數年前因津貼日增於定例每船只給銀三百兩此運丁實不濟用船不能開辦久不用必

縣獲度故仍不免私自增給是以征三百兩此乃虛名耳頃又以前  
收區甚嚴禁收漕不得過八抄然河縣人不敷出強其不敢與投弱  
步仍俾收則是以往八抄亦虛名耳然民間執詞抗官、設  
法箝制而弊端因以漸生皆出於民心之改不服若將此不靖之  
民盡法懲盡則既因浮收復陷法網人心怨愈不平若味  
姑容隱忍則以民間犯上之端將致不必收漕而首言官長  
其於紀綱法度以罔匪細且作息情訪求一革全之制亦石可得  
既已有以見聞不敢不陳於

聖主之前或可飭令中外整肅務此在悉心籌議以期上下相  
安且言雖若迂闊實今之切務也謹恭摺歲試畢恭摺具奏

別濫弊

臣包 謹

奏為清釐濫弊事。臣竊惟濫為天下之大政。又為官吏之利。數貪吏之誅。求良民之狎。民之狎。制貪吏始而交徵。維交惡。關係政體甚鉅。說者皆謂濫弊已極。然清釐濫弊善策。或以為。如縣一年用度。取給於濫。故不能不縱之。俾收斂折。是。如唐。如縣。如角。度。又。將。何。出。乎。或。以。為。幫。丁。需。索。允。費。盈。千。累。萬。裁。革。此。項。務。必。誤。運。如。縣。虧。空。由。於。此。是。無。濫。且。有。濫。不。起。運。三。如。縣。艾。虧。空。又。僅。何。來。乎。凡。此。二。說。皆。貪。贓。如。縣。濫。作。言。信。以。遂。弄。上。司。以。遂。艾。駭。民。肥。索。之。私。而。為。之。上。司。共。受。其。惡。索。

加省察利於賄亦為之師詞以致浮勒日甚也惟復肯揣本齊末  
廣思集益使同自免流奪之苦幫丁祛賠累之病如縣無  
竭蹶之虞乎查少縣收漕有例定耗米自加一四至五五八  
升不等以為修理倉廩斗級平食車脚津貼放丁食米之用  
辦漕有餘即留為該州縣辦公之資是漕漕本不為匱  
弊之累也合計各衛所女各屯田步不及十分之七一多故  
每船千畝亦數百畝田隨船轉至三年小脩五年大脩十  
年折造計額例價雖不敷用然逐年撙節屯田租入則  
津貼補出已頭舵水手有工食家口有月糧又有控齋月  
贈席簞銀頭稅又許帶查免稅幫丁附帶客貨每船

約一二千石得受水脚豈宜復有賠累哉每以十年九牧為人  
擇官多方以耗利之各衛有本幫千總領足運足矣而漕  
臣每歲另委押運幫官又分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  
有糧道督押足矣又別委同通為總運沿途有地方文  
武催趲足矣又有漕委督督委何委自瓜河以抵天津  
不下數百員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每濟公子然不得不  
借幫丁之脂膏以諷屬員之奔競且為保舉私人之地誰  
安盤糧漕且親查米數而委之弁兵通水上倉之巨耗驗  
米色而聽之花戶兩處此費數皆不貲一總運此費三萬  
金二重運此費二三千金一空運一催趲此費皆浮於千金

又比途過閘、夫索每船一閘不下于文是故帮丁言  
運糧女費取給於官而有存合計酒規賄賂雖力索州縣三  
允費而尚不為足也善治漕者先屯田責成銜以督課耕  
其量其功以一半給家計一半備公需停委重空責成本  
幫裁派總運責成糧道盡撤雜釐委員責成沿途文武  
裁汰閘夫責成閘官看守微閘閘板每一幫船抵閘  
聽其通力合作提溜更速水次別嚴禁嫖賭及隨幫收  
帳女盤糧廳考責漕豆而使督臣稽察之因妙責倉官且  
督同坐糧廳草退花戶之為積案北列帮丁之辦運從容  
每及州縣律貼四州縣無以藉口以誅求于小民奸民不徒

收中以津厚於長吏藏富於民以培元氣以善體統否則  
浮收勒折日增一且竭民財以積眾怒東南之患終於斯矣

釐別漕事疏 雍正七年

臣尹繼善謹

奏為恭陳釐別漕弊事竊照江省徵收漕糧積弊多端

上屋

聖懷特頒

諭旨

命之下殊深惶悚且日夜圖維為心体訪凡民間完漕耗費所

縣辦漕需用以及旗丁挽運月度細察核務期再漕務官民均

有裨益方可永遠行各弊查鄂爾泰先任蘇州布政司時嘗

有每石收漕費六分三釐四毫幫給旗丁每船銀二十兩等語均

臣等查行此之款

○

○



縣為辦僧之用且通盤合計在位前放丁抵通區准法費其  
黃原不敷用今當

聖明已將放丁一切法費禁革伊等原有行月錢糧又如類編  
五若十銀再幫銀二十兩儘足用度放丁既有定規勿縣  
不披勒索有此三少一石亦可辦公即民間完納漕糧每石  
全交費六分一切耗米斛面盡行禁革以不為苦且在清江  
待卽接擬定規條開列督撫批且因先奉

諭旨條鈔奏摺內開有江省收價每石在收價費三分官吏多收

六七分不等之倍欲避此名色署督臣范時律行司議詳每  
石止許收費三分等語臣彭維新飭令每石一石準實折扣九斗

臣查九扣收漕每石已加米一斗一升長存六七分各處除行兌多  
實中民豈能受惠此議豈不可行若每石收費三分以一半給投丁  
每船止得銀十兩以一半給州縣每石止分四釐一切鋪墊人腳俱  
實不敷用大處必求其當立法務在可造若矯枉過正雖小民  
一時感頌而公多難行時未勢必後增况奏摺以稱既收費又  
分又復加米兩項合計實在倍多如米糧不許升合加增僅收漕  
費二分原屬官民兩便 臣隨咨會要督撫及漕臣商定畫一  
收費五分通飭遵行再向來隨漕收取修米最滋弊混易於侵  
冒故常年社會捐穀一項原係勸民樂輸而近來竟隨借動  
散亦一併飭禁至旗丁既經定議每船幫銀二十兩自不許仍

向各州縣勒索而州縣又向有呈送各衙門徵漕規近年以  
來雖院日道府衙門已俱不收取其監兌押運等官以及吏役催  
漕人等仍有浮費若聽受因循則并不除根州縣仍得藉口  
亦一併併分錢財出示嚴禁今歲法會之初巡官吏奉行不  
力且督率司道各官俱時加責處留心除玩法之弊化弊等  
已經嚴參各處現在嚴行查訪明加做戒務期漕弊肅清  
以仰副我

皇上憲愛黎元至意

擬更定漕政章程疏

臣阿霖保且蔣攸銛奏言竊照以蘇省以漕務為急而漕糧尤以米色為重自嘉慶四年仰蒙

皇上洞鑒積弊三令五申並荷

聖慈屢經設法調劑該丁自在月有起色乃民間仍以浮勒上控  
四縣官又以力抗為患往視收漕為畏途究之各批一詞皆虛  
捏蓋緣丁力又疲以領行贈錢糧本有扣款而長途挽運必  
須多雇人夫以及提溜打喇南河井間有過戕盤剝十倍繁  
物價昂貴用度實屬不敷勢不能不向四縣索賈四縣既須  
貼費勢不能不向糧戶浮收四縣既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包戶

扶制且等訪用縉紳之米征之矜米舉貢生監之米征之科  
米素好與訟之米征之訟米此三項內縉紳之米僅止不能  
收文刀生方監好訟也攬之輩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  
也期難亦不敢取斤並有多能少縣虛收給串坐吃博規以  
因買靜就安適致收點之徒視爲利藪成羣也攬行訟不  
休以縣受制于刀矜訟棍仍取償于弱戶良民共受其害  
貢生監訟如多寡不一大約總在加三之間此最苦也良善  
鄉惡零星小戶雖收至五六而不敢抗道畏棄欺良以廉  
假結是欲使博收轉爲奸民牟利之藪而良民之受困益  
深矣且鄉僻愚民始則忍受刑罰繼則所生械鬥等賄

托包戶代文核之自往交漕加七五六之數以省實多愚民  
仿舉而不為是以近年包戶自多鄉戶日少不特刁民羣相效  
尤即良民亦所趨于羨吏治民風士習由此日壞此博弊之相因  
而積重無已之實在情形也從前幫丁貼費每船不過百餘  
至二三百兩不等近來旗丁積累愈重需費愈繁且路費  
正用之外或債還舊債或任素花酒或幫幫并需索皆以差有  
而非差由于貼費不敷伊等知州縣字收有加五六之多差得  
藉口多索運并奸丁造成一氣勿縣惟恐誤免不能不受其口  
勒是以封帑費竟有匪增至五六百兩七八百兩此蘇松為甚  
民強官懦之心僅得良善之贏餘不足供奸丁之訛索遂致虧

空挪墊固屬實情卽民情披淳之地方牧令任意股劑仍藉口於兌費繁多致作虧空亦涉難免稍藉民力以濟軍尚屬因公又因濟運而虧挪墊將何底且如縣既多浮收則米色不能認真討帶丁既多貼費則受兌亦不復求及至通河賄買倉書徑犯通挪交卽米色之附雜不純率皆由此又官民交困彼此扶搖南收北兌流弊無窮至實在情並借務積弊至此豈可大不大加整飭力挽頹風於時有不可不除而又不能盡除若徒事飾說空文聽其言以爲至公矣度必委成效且等甫任在任毫無阻撓已恪遵功令嚴行禁禁亦合不佳多攸討帶費全行裁汰稍有不遵卽行查參原係辦增

正理亦未始非臣等自全之道惟是幫丁長途苦累費支不  
資若竟絲毫不給津貼則勢必不能開行若責令切照顆粒  
全存和勢必不能文兌伏思

天庾正供運尚不可況明知必誤而聽其決裂即懲辦亦於各  
且等非特不能當此重咎具有天良亦不忍出此但俾傳之說  
既屬窒礙難行而酌加之事又斷無明答

諭旨之理臣等忝列封疆重寄所以察吏安民其惟在令行禁止  
勸懲懲貪今有此而不敢向即懲之而無辭以解全之不  
必女行禁之不必女止江蘇訟案大半在借一事以此事之利弊  
若不立定章程仍可顯預敷衍收過一漕且等亦必致主民等



奏者皆退二

執為口矣西子雖不予以限制耗難分別懲創官與民不能用心見誠吏治民風將愈趨愈下倉庫亦各注罄之日徒知自教考成適爾因循緘默負

恩更重向任何處夜等維井布司直等反覆熟計不得控  
行勇全甲之中苦思酌中權宜之道謹就管見改及不揣冒昧  
敬為我

皇上  
陳乞

一每年秋成時酌定收米準則以免偏枯也查糧艘半載抵通水兼  
日晒米質必酥加以起利折耗進倉簸揚恐俾米尚不足抵補應請于  
將屆開漕之先由藩司糧道督同該管知府察看秋收光景

酌定科面若干總不得過八折之數督檄核明俟開漕時無論紳  
衿士庶盡一徵收如有再有控告者查係該州縣並未逾違自當  
為境詢不吐口抗若稍有格外浮加雖未經甘者而訪查得實即  
行嚴參若至刁生劣監仍前包攬極文此案漕規亦即嚴  
行究辦此外幫費有資漕可達免在紳士既有田地本屬有  
餘之家以費有限而小民得免偏枯之累且紳士既齊民盡  
一完糧乃徒多控拏制包戶亦不禁自絕矣

一族丁各船幫費應嚴定限制以杜苛索也河縣因幫費  
必須津貼不得量加斛面仍係以公辦公並非准其任意  
多收但幫費不定限制則需索甚已必至加收應請酌定

尚每船除向米不及二百石仍存監倉外又在三百石以上者察  
看該幫情形定以三百兩為度儘量發行曉諭不准絲毫  
索米色別必須乾潔即食米在給本色者亦不准違例折收俟元  
足時地方官將各幫米樣封呈本省各上司運弁出具印結三  
張亦將米樣申報糧道陸續轉送總漕坐糧廳倉場俾即  
查考其被丁應給銀兩應令縣幫公同散給毋許伍長奸丁  
包領侵扣如有奸丁領出私行花費者成糧道嚴查究處如有沿  
途催船借委及區淮放道一切浮費差行禁革如此則米也不  
能通融族丁不致苦累而州縣亦無訛藉口矣

一收米既有限制則與訟之糧必委員驗明上倉以防積欠也查商

果包戶攬納米石為數不少到倉時官吏稍為查問即抗不交  
納或將濕碎短少之米委之倉外一閱不散赴上司衙門控告  
務須代為看守而漕米不准掛欠少縣官不能不買米供兌揆丁  
利于多折價值彼此通融並將食米冬數折收途中又將折價  
用去不免以正米作口糧買補每期解糶發出今斛面一定既有  
控案委員驗明米色押令進倉與眾在戶一律辦理又控告之是  
非曲直再行秉公審究則地方官可無墊兌之患不致以漕尾擺藉  
交代作抵日久浙江各邑亦皆理虧欠之一端也

一河縣預買惡米墊倉勒收折色之弊在嚴行禁革之近年以縣  
因兌費既重斛面不敷不肖蠢猾之官吏百計張羅竟有於時

糧有重米色米色純潔總以糧糧運官看之必見臨兌之時既  
經驗明米色即令同封取樣未通送定期開兌令將每日交兌米  
數按五日一次直報仍填晴雨日期備查如有各故停兌及米兌  
足而開船出許州縣稟明立拏倡首之丁究處並將幫弁撤回以縣  
幫有以米色爭執者亦立即稟糧道親驗以果米色糊雜責令歸  
淨文兌仍必縣處分倘係弁丁捏稟扶劑之時幫弁撤回恭究  
幫丁程徽懲辦即令依限收訖有欠丁私費永遠革除此則放  
丁臨兌前之弊可除矣幫丁兌米本有日格兌半既已交兌給單  
則不得卸區少懸伏查雍正年間定例漕糧未交兌以前一切費之  
勿縣既允以侵羨之弁丁又創我交兌漕糧在令監兌官秉公查驗兌

究出具通關米結不得勒指推讓呈借糧一經受兌弁丁即老出  
結斷不存兌竣開行後仍以米色朝雜為詞勒新通關也  
應請嗣後於兌數報竣幫船離次日即令州縣將兌單先  
呈糧道飭令該幫頭伍交出米結不得過五日限以逾限不呈  
許州縣通稟委員拏拿箭提取仍將頭伍柳示必改另委運弁  
艾過准盤驗如有米色變更等情幫丁既已受兌給單在兌即  
應照嘉慶十七年定例切歸弁丁一体參處分賠不得以通關  
未付為詞藉免參賠以此例弁丁既兌後之弊可除矣再日前奉  
內曾將每漕船每年需費若干附片陳明奉

硃批查明會議具奏今據蘇松糧道稟稱松江幫船丁力最強

需費較次蘇州次之常鎮又次之鎮江之舟往丹陽而屬影  
大約松江府幫船不敷銀四百俵而蘇州太倉不敷銀三百俵  
而常少不敷銀二百俵而鎮江府之舟往丹陽而屬長興  
大約不敷銀一百俵而必領津貼等情且查核丁長途須運例得  
銀米內有扣解剩價及解淮解通之款且協運之江與各幫並  
無屯田貼費幫丁疲乏勢不能不量予津貼惟各船行走遲速  
不同道路遠近不一即各丁經理亦有善與不善之分斷不能以  
一年一幫之幫之用度定為各幫永需之數目而向未津貼之議實  
啓爭執之端溯查江蘇省嘉慶五年曾議松太等屬各船貼銀三百兩  
十五年復議每船五百兩而幫丁不惟不遂反視此數為額拾三項仍欲

另議津貼以致逐漸加增流弊各以底止又幫船有加一免催  
存次配造船隻每幫自五六七隻至十餘隻不等因茲運滿鄉  
例得輪減停運將在裝之米灑帶通封帛三虛船該船停  
歇在次仍准其舊支給月糧且有墊蓋錢糧足資養贖亦縣  
給費者為商運船既輪減存次豈得復予兌費而近來乃勒  
索必欲併計在內以致縣幫爭執遲延不惟苦累州縣且誤兌  
開日期共弊尤亟除且思婦女每船給費不以計米津貼之為  
核實嗣後毋論正兌改本灑帶在統以米石多寡為斷每米  
一石者按水次舊章酌給津貼總不得逾該道改稟需費數釐  
立法較為簡捷縣幫未免爭執惟均未津貼之中仍在分別正耗



次開倉收儲時藉名墊倉鋪底令僧鋸胥吏預買悉米私運  
入倉迨至開倉收米時倉中半已盈滿不過十日半月即以米足對倉  
鄉僻小民往運米至倉多交收仍復運回勒令以重價折納鄉民  
不堪其累而僧種米色不純未必不由於此州縣藉以惡米極交畫  
法區於糧戶此弊尤滋擬行查禁準一徑訪查得實立即嚴奉治究  
庶米色得歸純潔而小民亦免苦累矣

以上各情形臣等明知本非正辦但

天  
正供函係甚鉅若非權宜酌劑必致格礙難行臣等既確有見同  
何敢因循隱飾自貽貽誤之咎謹將酌定辦理章程擬實謹陳伏乞

卹丁除弊疏

兩江總督臣保 謹

奏為卹丁除弊事。臣竊惟江南為漕糧重地。若尤辦理得宜。致  
百弊叢集。不欲期官民胥免受累。必伏牒丁日久。相安是欲  
禁州縣之浮收。必先杜稅丁之苛索。而欲減幫船之浮費。必先  
丁力之積疲。伏查漕船有例。給漕贈月糧。又奉

恩旨。准次加帶南北土宜。並在通變賣好米。侵恤因已周渥。而丁力仍  
不免疲乏。且詳加体察。尚有左行体恤。其兩端一在每屯之賠墊。  
在漕委之派累。而舟丁因之刀難。如縣地亦有兩端。一在每故。俾免  
南行。一在勒新。通關米結。且情補。隨文。故查各幫。大造船隻物料。故

食日益增昂例便實有不敷其有屯田津貼之丁均勻貼造力尚可支至江淮與武等幫並各屯田津貼輪屆大造重利借貸債負糾纏日甚一日造必允借藉詞橫索勢此不免臣思惟有仿照浙江辦法請於糧道藩司兩庫酌籌周款去典生息量於例俸之外增給造運俾丁力不致拮据庶辦公稱知自愛如此雖等也律可免賄墊矣其漕務委員一節嘉慶十二年欽奉

上諭

漕督不得差派委員並禁止該弁等收受餽送嗣于十四年閏又經巡漕御史奏請大加減省在案臣查沿途督僱本係沿河衛備多責屬今運道通行惟有閘多水涸之處自項酌量數員迎提糧收運用此外概從裁省說在移會核臣河臣漕臣一

俸酌裁以此量減委員不致淋累夫至旗丁勒索州縣必借米色為  
刁制各州縣開倉旬日各廠即已滿肚各丁深知米多廠少必先  
兌每藉看米色為由逐廠挑剔不肯受兌致伏糧戶各廠掄的往  
往因此滋事旗丁即乘機恣索州縣不敢不允亦或改索米色而藉  
稱米色未結俾兌喧擾及至委員催兌開行各丁不俟米之兌足即  
便開船其果州縣以隨封幫文兌之苦以發丁於文兌前刁制州縣之弊  
也清米兌竣運舟在恰通國而通國米自尖丁尖丁比積年弊可袪之  
而丁及運舟皆听指揮尖丁索費必先議定私費再議通封幫文每  
故有尖丁後手及程儀等項名色州縣不遂其欲則通國勒新文  
至使州縣枉罹遲延必以此弄丁於既見後刁制州縣之弊也且通國

昭覈實查領進正供有加耗米有改本加三耗米既屬耗米即不應再予貼費惟此項耗米亦有交官備用之分若概議裁費不足似係恤政有加耗米內計二斗五升改本加三耗米內計一斗五升均係交官之項應仍照依正米計石律貼共係耗米一斗五升係備法丁等沿途折耗之角查每米一石折耗未必至此自己有盈無缺在同行月等米一概不惟律貼在於隨時調劑之中仍平以空限制幫丁即不能移舟多求而地方官亦不致藉口浮勒方於民而有裨益

請停預倉備丁以免擾累疏

臣楊錫綬謹

奏為請停預倉備丁以免擾累事竊查江南江蘇等省常年  
起運漕糧一百五十萬石內除蘇松等四衛船五百餘隻外又得  
一千七百餘隻均係江安所屬千衛船隻協運本年四月間江蘇  
察候胡文伯以江安十衛去一蘇松水次道里遙遠每歲兌運回空  
遇有急行更換之丁運官赴衛查倉往返需時以致受兌之時官丁  
俱難按期齊集請令協運蘇松漕米之江安十衛將各幫家道殷  
實間丁預行查選大幫三十中幫十五小幫十名造冊呈送糧道點  
驗之後移送總漕存案每年於糧船抵通後查有急行更換之丁

乘總傳押運抵津時幫弁就近報明即查預備丁冊按名次點  
定某丁派管某船飛行各樹信者影照各丁限令十月初旬  
在鎮江府守候船一漢江即押船駕赴水次候兌則官丁俱得  
如期到次不致受兌遲延等因具奏經戶部議覆定例糧  
船未往抵次之先原有預備殷丁注冊之例第日久法絕或  
有臨時寫下女手亦未可定至大中小幫酌定名數之處原例  
未經議及應併行令漕運總督量照情形酌定辦理移咨  
到臣查原任按察使胡文伯之條奏因以安十衛進送  
遠隔朔食換恐或遲延而未計及預備回丁之益蓋而據據部  
且議准蓋因原有預備殷丁之例故不但江安十衛而并令推行者

而不知各術幫丁今昔情形之不同即定例亦難膠執若以部議已定即勉強奉行徒耗財以仰體我

皇上政求實濟之意所有預免間丁尤不必皆有二不使皆有二謹為我

皇上陳之各省術幫貧富原有不同殷富之幫年之長運且有子

孫世守其家歲原無常換丁即間有一二在行另覓他幫并隨得

愈值得亦無俟於間丁之預備其貧疲之幫或地處瘠薄或家

屯田或自耕人丁稀少每歲遇有應換之丁即百計搜查求二殷丁

而不可得又或有數十名殷富間丁可以預選其不必一也又軍丁俱屬

草野小民所任殷實不且有田能耕有屋可住計其生業較勝官

人耳非真有千金萬金之富也與等軍丁或遇收成數年三年



後即轉為貧之共有之今採數十名之多預行註冊送需用  
時而若以在前者已經多之特舍之而貧者則人得以前將  
按冊以定貧則仍屬以病丁在匿女不必二也又原奏令街訪區定  
殷實同丁送道點驗以無論通行各省佳多紛擾即江蘇一  
道所擇十街計帳五十二封幫無故而驅每幫數十間丁供  
赴省點驗或加以吏胥阻抑時日稽延豈非徒令小民廢時失  
業乎女不便一也又術所必弊書吏多喜於有帶每年幫升  
或需二換丁且每道嚴行申飭猶恐此輩不善滋擾今  
一封幫而忽食根數十名同丁則若輩因一報十於中取利究之富者  
賄脫貧者勉強受食女不便二也且查各省需丁俱於回空後

更換並各遲誤即江安十衙協運蘇松各幫且辦理已經七  
年每當歲兌之期官丁俱趕赴水次重運北上一体甫行  
並各遲誤可知况運遲速總在各道之人心經理並不在  
閩丁之預倉在請將預監閩丁註冊之處停止庶各省軍  
丁不致投累而於漕運亦為有益

撥船困民疏 畿輔通志

且謹之符謹

奏為撥船困民事 臣竊惟

國家創制立法取民便民尤期不病於國未有上下交受

其弊而莫思變計者如今日近畿通河亦係寶坻系河東亦

係計一河五縣額設制船二百隻悉隸總督倉場衙門每船

隻給地十頃免納正項錢糧以應船差名曰撥船給地實則照地

倉船立法未嘗不善但奉行既久種、未便以致民累滋深且仿效我

皇上選陳之念中民在船既給地則凡造船有費駕撐有費水手

食有費蓬桅蓆片有費凡一船用之需皆取給於地畝之中則

三時力作勢不能分身向于以在公家之務即欲一素區公又  
不能竭力回向以辦修歲之需此其不便於民只一也至各州縣  
距河甚遠勢不得不於河干催覓民船代為查役計一船之費一  
年約用價銀五六十兩撥之原地納糧遂增一倍而河下州縣之往  
來藉之以邀利及至接運博糧往來有盜賣將盡故為傾覆復又  
船隻追往運官查明而領船人役逃散一空仍坐地戶賠價以致傾  
家蕩產賣男鬻女苦無可控此其不便於民其七也且南博告剝駐在  
倉場衙門而徵船戶實則天津鈔關都差統轄之每歲所徵未  
津之日都差催提如前以致船戶往區千里匍匐赴津彙齊區差  
查點因而差提有費區差有費守候有費糧之苦難以整齊

此其不便於民者三也尤可憫者連年旱災荒凡納糧之地例得  
蠲恩照被災分數蠲免惟至一在差船即被災甚重穀粒受  
存不敢不竭源以供一年之役固屬

朝廷幸子同一被災地故而在船比遂不得與納糧同一例沾

思此其不便於民者四也更有以民之本業已困撥補於他州縣遂于條

里近亦七八百里往來撤取地租行旅已自告疲乃尚有徵租不起

逐歲淹留吳鄉流離不可勝計亦州縣按各解船訪各正戶以

致性男或就族破產賠墊代為在役此其不便於民者五也况新船之

設原以備河道淺阻之用時而河道順利則船雖設而不用而後

招人役糴全勒地戶一年之僱便是以

朝

正項丁餉小民終歲之勤功僅供河下此兩月之坐食此其不便

於民而兼病於

國也查是在地之船有數字共在

共有數字共在一隻其以他方多字為左船正頭而地少步朋官  
之律之窮民不能應役弃地而逃一戶逃亡累戶為之賠累數處  
亡則賠累更自冬窮常恐官民賠累愈傷相率而逃則田多致  
拋荒而船差亦每藉端是欲以速漕而反誤漕此其不便於民而兼  
病于 國也之且每船一隻又蒙我

皇上矜念苦役每歲仍給水腳銀十條而計船六百餘隻約費庫銀

六千于金查每船制運僅可容載石五即遇河道淺阻亦以

河下備見船制運計時價估遠近運費不區五六兩而止况運河

三月

查書省運之嘉

道順利之日又不煩制運米何竟以

國家正項之額項又重費帑銀之煩給亦留此或用或不用之制船以

重為民累之弊不便於民而兼病於國此八之種之海島上下交

弊不國更討害時安底以且愚計之各州縣制船六百條作又計

地不下六千條項按蘇台州照原額每放三分五釐起科約可徵

銀一萬五千元金較之河下見催民船運價抵支有餘伏後

勅下該部行查各州縣應船地故若干合各令各州縣悉照額撥

催徵榮解倉場衙門貼以備用如遇河道阻滯江南唐告制

日即勅此項銀兩按河下催船時便給若欲運者官接前制運

多煩重支庫銀仍給水脚等項至於河道順利不煩制運在

此項銀兩歲終解部庶於窮民不致重累漕務得以速辦  
國家賦稅亦免虛耗之虞矣



請改折糶糧疏 康熙十一年

浙江巡撫臣范承謨謹

奏為浙西近年水旱民不聊生仰荷

皇恩九折得免流離今歲自夏徂秋旱蝗警擾於前大水

淹沒於後百方補救將糜有歲而八月之初雷雨一宵黑霧遍野

禾穀稻粟變奇荒被災情形臣與督臣先後題報見在確勘

另疏具摺外惟是查存漕白南糧統計一百餘萬受災其固年粒

米可獲者收此又皆青腰痞疝乃有將米開散在途各項本色各

糧措辦三府百姓籲請全蠲弊案情狀慘難詳述恭懇以此

臣憫不能處費之掬納之需計漕糧為軍國重務白糧係

天庾玉粒何敢擅為往竭但本地既受重災鄰省亦多歉歲致  
辦本色勢有勢不能甘且既不敢虧

財以誤餉又不敷置民困而無恤風夜躊躇當求公若方務撫  
皇上之前查杭屬之仁錢二縣嘉屬之嘉秀等七縣湖屬之安吉滄  
烏等六州縣自被災五分以內十分始計在徵備糧正米三十二  
萬四千石石性有改折可以稍救民命仰祈

皇上軫念異災甚於前歲准援原些九年三例改折糧銀共漕截  
耗贖年值九年之例除詔在內民可免耗米二十二萬九千石漕截  
銀一十四萬餘兩共程齋等銀仍照額解部又應減存漕船二百  
六十隻可省造船銀三萬九千二百餘兩備船損具銀四千餘兩行

本朝年近之窮

月按家等銀三萬七千餘兩運軍行月米四萬五千餘石統  
計扣存銀米十二萬有奇不惟歲款每虧又可節節如  
許以佐

國

用一轉移間遂得民甯而

國社也查再查康熙九年

每石二兩此因地方初次受災尚可勉為輸納今已三年大稔民  
力耗竭斷不能如九年之價備查漕運議單災荒改折每石折銀  
五錢至七錢又順治九年戶部議請遇災改折例止五錢極多不足  
錢奉有

諭旨

欽遵在案今三府漕糧

臣不敢於議單之外再議減少自五分

至十分不論正兌改兌每石一例改折銀七錢腳費另徵較之舊例

頗有贏餘而市價不甚相遠特恐

皇上大沛鴻慈每石七錢三釐折銀撥解以救倒懸內得為德地  
處最窪民尤苦因三縣漕折倚蒙

皇恩概准蠲免三邑之民庶可得免逋逃若為不免且做照江南舊例  
寬以兩年帶徵則

朝廷額賦不區稍遲而災民得以從容設處至於被災三四分比例不  
獨於此時及至稍水浸蟲傷不能悉照常年米色尤應掄濟南二  
項僅以江芑秬米隨便交兌方可勉完且因日學災傷每能挽救  
情竊請賑更請核徵而尤為不吝已者首在漕運不得不急賑設  
於祇以頭等穀多果萃難全兼以憂慮成疾源散之下情何

失次此往

國計民生起見不敢不冒昧陳情惟望

睿慈鑒此微忱期迫特佈

皇仁立允此請俾

諭旨早到浙省一日則百萬災民危而後安死而後生矣

請寬糧船盤詰疏 康熙二年

漕運總督臣林起龍謹

奏為請寬糧船盤詰事竊照東南歲漕四百萬石轉輸

天庾關係軍國第一大小凡在漕艘等官首計空船早回抵次修

船冬充甫畢督押開幫節催趨循環不斷方副一年定限

以歲言之北地風寒十一月結冰天津臨清迤南一帶從無不

凍一可到二月方開一歲中止得八閱月之期往返六千里水程

而逆風暴雨延宕時日尚不與焉通漕計船約有六千餘隻少

有稽阻到通必遲到通遲則回空必遲回空遲則歸衛必遲

歸衛遲則修船必遲修船遲則赴次必遲赴次遲則受兌必遲

受允遲則開幫必遲即使晝夜不停奏以冬允冬開之限五月間  
冬數過催勢不能若一遇凍阻沿河敲冰費冬官民之力終年  
清於漕限蓋拘於有數之日月也是以沿河督撫文到關司俱有  
撥重催空之責而每拘留之文每如乘時速運期若不誤

朝廷根本重務耳頃接部文內開請敕總漕沿河督撫並各關  
監督凡糧船任由地方各關口嚴察如有夾帶即行懸察以每夾  
帶即速放行欽遵通飭在案但自湖廣江西浙江至于河西路  
設有十數員監督關口不下三十處船隻行走不能盤查勢必令  
其停泊船隻搜檢搜括稱嚴查之令一封幫如此幫以此通漕半年  
拆送一船延一日則通幫延一日幫遲一日則通漕壓阻不止一日矣

既延勿論多日止算三日共有二十外因口誤去一兩月工夫矣耶  
節稽留層、此帶雖欲毋誤漕運烏可得乎臣查漕運議卑  
開載一款凡運軍土宜每船許帶六十石沿途遇戍盤剝黃令  
放于自備腳價例外多帶者照數入官監兌種供守官水次先  
行搜檢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員沿途稽查徑運儀真聽撥運御  
史盤詰淮安天津聽理刑主司兵備道盤詰其修衙門俱免盤  
詰此恐女誤運良有深意在焉今部覆令監督各關口俱行盤  
查立法戒嚴但恐延誤漕運尚須籌畫一番也乞

皇上俯念漕糴根本要務敕下該部再加酌議或于儀真瓜州  
責令漕船道盤詰一次于淮海黃令臣衙門同淮海道推官盤詰



不省中道之弊

一次于天津奏令倉場差通倉司司盤詰一次或別有良法或  
另立抽盤之法其修衙門俱照議單定例仍舊免其盤詰凡種  
船一到關口故因中放兩故兩生故兩即刻僅行不許概同民船一  
切拘留等候庶才長行無阻重運早得抵通回空不致失期歲  
歲每虞遲誤矣然欲法夾帶之弊尚有端本澄源之法以當  
該皆臣請為我

皇上陳之一曰水次附載之弊軍船一到水次即告是夜兌糧乃有  
一種積年牙儉者為博船關說別裝客貨只因牙用不費  
度以後當于交兌之初出責糧道大張告示曉諭牙儉者約  
放丁不許夾帶私貨漕糧兌畢隨于未開之先當責監兌推官

逐船搜檢如有犯禁即將商丁併牙儈等解糧道呈報臣衙  
內飛章題奏按以方法至卑糧道仍取推官甘結分送臣衙門  
總河倉場三處以備稽考後任盤詰衙門查出私貨糧道  
推官一併奏請治以禁約不嚴搜查不力之罪一曰沿途包買之  
弊水次既任禁禁或各客商奸巧沿途不無包攬兜買及于  
城市鎮店貨物輻輳之區希圖逗留攬載買貨以後責押  
運通利極力催趨不許停泊疾速長行通幫前後不時稽察  
如有犯禁立刻申報題參如稽察不嚴催趨不力任其違市鎮步  
通利奉指治以縱容徇隱之罪一曰運官通同之弊各軍包攬客貨  
希圖謀利未有不稟知運軍幫中官身取載貨上船甘皆因運官

利其饒獻以致被丁年以顧忌以後多責運官幫官嚴加鈐束  
遇有奸頑族丁不服管轄敢攬客貨共許于墮在司漕衙門  
批實出首免其罪區以盜匪不報實係受賂賣出法一經查出革  
職加倍究擬仍照新例治罪一日奸商搭船之弊為民的糧為  
商納稅千古通義乃有一等奸商希思免課視

朝  
運糧船為藏奸因利之藪族下水手小人等知只顧目前不  
思利害入其籠絡因為可恨獨為商女推厚賞權大利不交  
與課敢上糧船希圖說脫為下供上之語何以後奸商窺入  
糧船漏脫國課此等獲定行正法家產全行入官大法一移奸  
人知惡不敢後上糧船放軍即欲美帶年可美帶矣以上厚查議

單邊素各以時宜多非速博起見合聽部議共之至于運軍  
土宜年船每船許帶六十石自有借以乘劑裁議單蓋以七十  
領運漕糧冬出冬歸區湖區江區河殫勞涉險備極艱苦舍此  
為國出力許帶土宜六十石此優恤之盛典也惟女利亦有二三常  
貨載北填實京師百物不致騰貴公私充裕女利一也屯丁借以寬  
利沿途起制脚價有資不動官糧少助交納近每掛欠女利二也即  
論水手亦垂貧窮得一年每若止得身銀六兩撐撐挽拽泥水風  
雨使盡筋力只因轉售營生少資長途費用苟全衣食不致喚  
及正糧女利三也誠恐刻例普頒南北關司不查議單之例將盡  
改作私貨例算數兼恐整察人役需索擾害致生弊端將

未放丁不帶土宜起制各資必監官糧丁手不帶土宜各以資生必  
致星散羈遲運務掛欠漕糧撥愆度理可以逆料伏懇

皇上  
大沛恩綸敕部速議查照議單舊例除六十石之外方以私貨  
事論南北関司知有成例則通漕放丁水手十萬家皆在

皇上  
兩露之中矣抑且更有往歲歲漕東南以實京師改駕世  
皇上之船所運也

皇上  
之米天下大事各有出于此也且查明朝馬快座船俱係進鮮上  
供擊急差船雖不許人員扶勢越漕船之幫強開南座老  
水利今官座船隻盈滿河路不知真偽不辨大小前列旗鎗後  
暨坐黍縣喝罵糧船丟管量讓路甚公啟板圓開橫行各后少排

其未率索君殿官丁身置重船

朝廷錢糧干係豈肯甘心往之拚命相拒此河路之險以多可之殊不知糧船  
有身不能丟置課稅一幫不是一船少則三四十隻多則七、八隻一  
聯不是一幫少則十數幫多則三十幫或在打圍之際或在提溜之中  
或遇灘淺之處銜尾而進提防有失若一船讓路必一幫俱當讓路  
則一幫讓路則幫之俱當讓路夫有限歲時披星帶月晝夜飛挽  
極恐止限極恐後時禁得禁處讓路禁得禁處丟置沉河路之多  
未有甚於今日也前船未遠後船續之且當區間提溜之中舟舳  
重船正在呼吸危急之際性命關係漕糧關係誰敢鬆手丟置  
讓路乎此儀單必以開我馬快座船人員不許越漕船之幫第也

年臣見 欽差去矣未見有用本親坐憲者不知滿何官船何以擅用至此俗律不他監賜極矣伏乞

皇上敕部酌議以後 欽差有緊急公務或係重大可憐出京回京  
恰何鄭令仗通糧船送奉讓以共餘一切赴任四籍告假回  
行寧眷僕控乘座官船買賣大船俱不許豎立八旗坐憲擅用鼓  
樂恐嚇運軍爭奪河路庶真偽分別復急明白不致阻滯糧  
糧因兩兩座查世水利河道肅清重船抵通不得違限每年四

萬石早登

天庾女婢並運務良非淺鮮矣

請罷長運復轉運疏

順治十一年

總督漕運臣蔡士英謹

奏為請罷長運後轉運可日同每百年不散之法亦無取而  
不可變通之法譬之修歲之衣不補則破十年之金不備則壞  
況乎法久而弊生弊生而蠹積因循至數百年猶不知以變計其  
流將何底乎臣者漕務重寄受可以米食息起居示敵即刻即  
安晝夜行催各省糧道微末登殿每誤刑免今擬各屬呈  
報應兌之米已盡餉水次而受兌各船在在皆然夫米白船  
均為並運之務使有米無船况何輸挽臣擬請每行窮極  
思通惟有罷長運以復轉運之一法長運罷而倉庫積



弊可別疲丁之困苦可蘇轉運復而遲滯之阻害不滋掛  
與之虛呼不擾誠欲晚遲為速杜欠為完計各有出于此  
若租襲或法且即智盡力竭止能曉夜檄催今各衙窮丁寥  
幾每一公運皮骨皆枯迎年雖給官銀償造各如轉徙逃亡  
承受之人是以迄今造報多感此且在江西比日役子比玉于抵通  
道欠且查歷年積數幾三百修葺石難監追累且並未聞補償  
如額今日之功令何等森嚴豈此且不欲差過奉力行實窮于法做  
已久事可修耳窮則變則通正此時漕可之詔等事變法之議既  
人聽肉起人疑畏況事當創始布置不易且未何樂而為此特念  
朝廷既以重大之務責之于且斷不敢相沿苟且貽誤公可但舍轉運

一法別令神掄巧運之奇雖添設糧道多負亦僅能僅徵糧米  
穴之疲或之軍丁不能使之盡充術以之阻滯之傳船不能使之  
速歸水次也枯涸之河道不能使之通行云礫之狼狽至是乃狂  
於勝柱數豈將見流弊日甚一日而遲欠亦日多一日是以前分監  
急之京師竟以無可如何聽之矣且一片惡表上為軍國計重  
大之務下為運丁行積世之苦苟不得已而思變法非得已而好  
為新論也伏乞

勅下該部及世大臣會議如果陽礙難行且亦不敢謬執已見倘有  
可採使行之有者是則數百年積弊之國政一旦而有起色庶幾

不負

皇上委任之恩而且亦得少圖報效于前一月臣請先言長  
運之言次晰轉運之利更條詳說以經理轉運之目不憚煩  
敢為

皇上陳之

一曰長運久困之言考昭穆之漕運法經五變悟也海陸兼  
運繼而軍民進運又繼而為改兌軍餉獨任其長運矣惟  
未得國世之論曰漕法莫善于船般莫不善于直運若全  
之長運即此法直運也在明朝際承平之後衙門軍丁既不  
主役者故古用於輸挽法稍寬民力習之既久遂若非此輩  
別者可以供任保其孰知困敝至於此也自我

盛朝定長多一人不被艾律如此運丁未蒙雨露蓋今日之運丁  
愈非昔比女世業半侵于豪強久不可向矣夫以身等土  
立錐之人驅之領運蹈江涉何種寒歷是終年不得休息已屬  
堪憫至于造船尤為苦累每見運一食報避之不啻湯火及拘  
拿承受亦必給官銀又不足打船之費不得不先為重利借債  
惟計領糧以抵償之是未兌之日而即為盜費折耗之計矣未  
已也越淺盤剝種之勒索追追之抵通後苦積棍黨役需索  
百端窮丁豈有甄全之術莫不取足于糧未敢糧安得空  
掛欠以長運之一大害也且先時運弁皆土苴世官與軍素相  
熟習凡盜旅造船女向孰為堪運孰為不堪運得以預知去

取今列部推守備千總領運矣平時漫無所知况積蓄書  
撤上下女子富貴家又重賄貪其因以力役運年以未銜丁富貴益貴而  
貪其自然職此之故止格奸軍方并鑿運代領以恣侵肥之行增  
安得不亡什壞此長運之又一大害之前時依期開兌米一徵亦即  
催船先集故冬兌粵開運重田空得無阻滯近來米已登殿  
片帆不至比及到次正當水漲之時江河疾流風倚迅怒重運多  
遭漂溺女向區惟阻洪盤查放開耽延時日未及抵通而早已  
霜降冰合矣阻滯阻戩勢必更重何術使女死渡乎此又長  
運之一大害也此等苛於端且特舉女三而擯已不勝  
女害是即嚴刑重法莫能挽蓋極乎時至不得不變更而于

勢之不容不変也

一曰轉運當行之利夫長運所以敷于做世因江南浙江、西關廣  
之地近者不下三四千里遠者至六七千里一往一返之間幾于萬數千  
里矣非穷年累月不能竣運夫道路遠則風濤之勢險矣夫沙在  
淺帶途次必徑歲月久則米穀之糜爛與夫盜賊之藏奸稽  
察以不及催督雖有文移不能与天時地利爭也鈞距雖有  
巧智不能為僻地善夜防也口暹曰欠弊自難搜耳今一易為  
轉運做唐時劉晏之遠矣江船不踰淮、船不踰濟、船不  
踰術、船直抵于京通遠者不過千餘里近者止六七百里  
月、徑行之地程途皆改諸習自江甚甚險阻自汴行也

雖淤塞而遭風阻戩之患可無慮也為程既近必為催挽殊  
月之間足以緩了水脈未達不先時而希之爭百川匯河不後  
時而待大涸敲冰守凍之苦可無慮也此固不期速而自速  
是則括運之一大利也且運次既多時日有限沿途催押者迫  
不容艾停泊盜賣何自而滋奸詐况未及數旬又復交盤驗  
數使有升合不足被接運此斷不肯代人賠償掛欠更何有  
而獲弊乎若此之程有稽考節之有防閑固不杜欠而自  
無欠是則括運之又一大利也凡惟以南各水次江運之船每歲  
以三四運為率冬底受兌便可開幫不致苦于凍淺計四月內  
外頭運即能到淮由是而再運三四運不過六七月而歲運可

畢矣惟以北接兗短運之船二月河南以後舟楫可通內河可  
用率挽每歲以留運為率計兩月一往還亦不過九月十月而額  
糧可抵于通矣一歲之間尚有數旬存間以為修船休曠之  
地法似多著于此法行則漕運速而倉督不必有疾聲  
之呼

大庾充而殘丁可免勾追之厄儲運足以通行為永利其也

一曰經理特運之法且通盤壽算原額漕糧四百萬石除湖  
廣運粵本也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作運粵軍糧及各  
處餉荒改折共三十九萬八千九百二十七石三斗零此係不起運  
其也即東河南與江南之徐勢額運二十五萬三千二百二十石



零原不凶惟亦安阻帶仍照舊徑改解通倉外且今改區  
別畫甘惟浙江之西江南三省過淮糧米二百七十三萬五千五百  
七十八石二斗零弊端百生途欠最甚臣今為酌其途次遠  
近適中之處分建惟濟德三處倉廩特貯並漕冬去長  
運之衝并榷丁一歸之於官交官運令江西浙江之米途次  
甚遠歲限三番運惟江南之安池蘇松之府途次較稍  
遠歲限四番運惟由惟倉用惟船短運至濟由濟而德而  
抵通皆可歲限四番也又江南江寧廣德等處九府一州之  
米途次稍近今歲限三番運濟而中鳳惟揚三府途次  
又稍近今歲四番運濟用濟船短運至德抵通亦皆可四番

往運之前其催甚後其踵云兌畢即開交畢即回此理若端  
十舟為一紀為一綱一綱之總若珠之相貫若雁之相序遇淺  
別合一紀之力助之遇開則合一綱之力較之遇警則合一總之力  
禦之斷無阻險之虞並前後失幫之弊矣其不用船隻也亦亦  
次受兌江運之船仍用原街沙漕艘擇其中堅大者以充用彼淺  
底拉使或到內河或改造以充短運或有未敷將現在各廠街  
給者拉齋打造者補湊而分派之自無不足也其舵工水手則官  
為雇者務給以工食就中用費亦于沙街酌減去不運之工于  
取其行月二糧以抵給之而更加通融衰益可矣蓋短運行則存時長  
運額船可各減去三分之一船減而運丁亦減丁減而行月二糧亦減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挾彼注奔固皆可取之以資短運更不必作空船之餉之慮也但行月二種舊時本少折多抑且折價每石不返三四錢五錢不等致各處官丁常有偏枯之控近奉

詔旨令且衙門確酌本折均平查照歲支行月舊額酌議本折各半除本也照徵外折也議照漕欠每石折銀一兩四錢相應聲明其為畫一定例若監運督押仍令各郡管糧同知主之而以徭賦中之正途出身等之俸祿可不必別議矣歲運周則紀錫耳周則薦獎三圖則優推不職也奉處革究庶幾賞罰明而功勸昔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凡委任必用士人即此是也其造船之式每載舟載不得過四百石一舟分為十艙每艙載定石

數不供有修不足兌訖即令監兌官印緘押運官局鎖仍貯  
啓封驗印顆粒豈得有涉偏存舟制定則以載僅足容兌改  
兌夾帶包攬之弊可以革而安載必輕載輕而飽水必虞  
凡相度盤利之費又皆可免也惟是建倉一項考明初支運  
之法舊有淮徐臨德四倉自改兌行雷倉遂廢今復建三倉一  
建于惟一建于濇一建于德惟安用殿二百十座德倉今尚有存  
北此原造補若夫建廠之費臣請于臣博屬西博折耗資銀  
而本各項下酌量借動似亦可不煩司農之仰屋也其主領倉  
廠交盤之數每倉須各設主事一員更以道臣一員總之董率  
惟執淮德三倉即將本處分司道臣就便兼領惟濇率止有道

皇朝通志卷之百

尚須添設主簿一員或出諸生分司移之于濟似亦可只是行部裁度林林等女大姓若若條分縷析臣另具冊冊達部以備參考

以上未議臣等之最熟吏通似當及時意計部與議政此大臣必珍念漕政廢壞已久亦喜有此速運杜欠之一法或慮變法甚難更張不無費力第且身任漕司自不得稍憚勞瘁苟有利于公家雖相頂踵尚不敢惜又何愛乎心力也或有礙其造船廠不無借動耗齎用費然且再思之矣目今者水次每船枋不得不動耗齎雇者今歲未畢明歲復常

朝廷之金錢浪擲而吾有已時莫若猛為更化雖目前少借動公

帑結一勞永逸從此左南之額運歲不跌不特可免每年

雇募兼可杜將羨之逋欠此損其少而政益其多改費其暫而

政補其久且移運行而撐駕交兌一歸于官則十三都司而

各衛以守千等井及衛經歷等衙門官役皆在可裁歲

省煩費何限不等此也運丁既已不用則各衛屯田俱去履

故陸續均照民田一例整科加增

國課罷十數萬之屯丁使老婦脫畝又何莫非

朝廷之生息也且建此議自揣不大拂乎人心獨是內外管糧衙

門之巨蠹以及京通二倉之積棍數百年來寢食于此疲軍積

弊一旦改為官運官交畫翻其窟穴而破其奸貪宜倡為奸

危言臆懼作梗且不伴以身府怨惟生

皇上而在廷諸王大臣屹如山而不合女播奪是則臣之幸亦  
國計民生之幸也

請改運法疏 康熙四年

兵科給事中臣程暉謹

奏為法改運法疏 臣等惟京師根本重地官兵軍役咸仰給于東南數百萬之漕運逆共河流淤塞

皇上慮漕運之艱難已差官往勘矣日思河流之疏濬固宜急籌而德運之良法亦宜預謀查故明初漕運舊例俱民運交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倉名為支運共成四運以抵粵至宣德時民運至淮安八州補給脫腳價等費免與軍丁而直隸各省軍各于附近水次領兌召為兌運成化時復罷瓜淮兌運令袁河官軍駕江船于江南水次受兌長運至通州今日見行漕法也



以為長運之法既慮於淺阻別支運兌運之法何不參酌而並行之隨  
今有水處以應照常催餉星速抵通外如想借現駐淮安德河現  
駐濟寧倉等修置倉廩查照舊制今湖廣江西浙江江南凡運  
至淮糧米次芻秣運至濟而山東河南官軍本省運軍回窳  
法江廠造之船接運至濟而山東河南官軍本省運軍回窳  
赴河接運至通蓋裡河泉南夏秋恒盈既可及時餉運而廠  
造各艘底平倉闊度淺易脫各為淺船原與江楚之船不同  
至在拾行日簞莖等項總于原額之數宜增其增宜減其減則  
兌運之法亦可行矣伏祈

採擇施行

白糧改折疏 康熙四年三月

臣楊雍建謹

奏為白糧改折事 臣聞海內下邑貴有久遠不易之謀而卒為一時權宜之計何如權宜之計不過取濟於目前能行之未嘗後為民而即少病國則何不深揆乎利病之所在而謀其久遠之查康熙三年戶部為題明改折白糧一疏議將康熙四年運解三年分江浙二省白糧正耗各行改折以充兵餉每石照舊例折徵銀三兩限六月照數全完等因奉旨依議在案部臣為

皇上計軍需事非得已以日思見之以及合泚近今之沙肉而呼  
其病民也亦便隨時為高下此年江浙之米每石價值七八錢而

此今每石改折二兩加以倉吏耗之資盡書勒索之費非本色三石不足以完折色之一石小民終歲勤動計其以獲取此一錢今也改供浮于比處又從而倍之以有存之脂膏供逾額之催科征收愈急敲朴愈煩勢必責男鬻女流離播遷愁苦之氣上干天和改者急為珍恤也

國家之儲備非仰給于東南惟令民氣完固則賦役充盈數年以來江浙民力竭矣錢糧積欠百餘萬兩疊奉捐免方其仰皇天之深仁乃以改折一項重累窮黎海濱能無惻然也查查三月白糧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五斗零耗辦等米一十二萬一千一百四十七石九斗零以本色之三完折色之一是一改折而名費

民間八十萬石矣。又況有夫船等銀二十九萬三千九百兩零。一併征解。此字且是。以有本色。則有耗辦。既已改折矣。不。應并耗辦而亦折之也。有本色。則有夫船等銀。既已收折矣。不。應并夫船而又征之也。事有便於國計。則為之。有便於國需。便於民共。則不必為之。改折之議。可以權宜。不可以久遠也。京師根本之地。太倉之粟。陳之相。固有備無患。是必不得已而議折。則者。權衡穀價之高低。穀貴則酌量折征。穀賤則照時征。取德之要在於民。而色恭逢。

皇上勤求治理。力圖修省。備念東南財賦之他。改折為里。運勅。扶搖。移竹。以屬。此時。便減征。其溢收。其冬。以還之。民間。折或。批。算。

別項正財無使更胥因緣為奸別樣可懸兆席于沾危而見休  
徵之協志并教誅部自今慎勿輕議改折後苦百姓為之

運開運船宜整理

臣朱之錫謹

奏為運開運船宜整理事竊惟

國家經營東南運河一棧悉仍明舊制凡此以利涉長自不得  
不一循舊章修治而謹守之也順治十三年以前河道多致  
糧運率遲自十四年迄今仰賴

朝廷洪福幸免凍阻之患矣第有三規制或自明季相沿  
或有日久弛廢尚及急為講求其臣謹徵考故籍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曰臨在運河盡其北以南臨臨以北原各插座節宜每遇旱

乾尤易淺固甚姑且勿論其臺莊以北臨位以南特及千里之內惟恃山東世泉之水從石罅泥穴中尺疏寸導會流於南旺河集於濟南北而南旺南距臺莊高一百二十尺北距臨清高九十尺之間或數十里置一牖或數里置一牖必上啓下閉互相灌掬方可浮運春夏之交兩澤愆期源枯流細更必倍費守候以斯積水於後盈槽否則建瓴之勢一瀉無餘舟跡亦不可行必查會典載款凡運糧及解送官物並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樞務撥水至六七板方許開放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緊急公務就於以五驛分給與馬驢區去不行違例開樞進貢緊要不在此例又載凡樞進鮮船隻隨到隨

開文修務待積水若嘉德擅開之洩水利及船開不依幫次等  
進步聽船官擊送究向泰治而且附搭黃馬快船有禁貢社  
船隻夾帶有禁令申森嚴督一可考順治十三年工部題覆  
巡漕且侯于唐申嚴船座一疏內開船座皆則原闕糧運  
務工舊例首先糧艘次及官商等因亦據奉依議飭行之  
旨令進米官差船隻但破一已速行之私因念

朝廷京供之重每到船口輒聽船役喝令搭板稍有違拘則權楚  
繼之積水既洩船內糧船不免戕害即伏洩而後蓄而不免  
稽遲甚有隨帶貨船須水浮送則上船應閉而不聽開下船者  
開亦不容開年米爭競之端實由於此以是而欲資糧運之



文書卷之五

速行急帶是何吳於邵步而求其前也除臣屢容示禁飭並特捨楫緣由題請議飭外仰懇特賜

嚴旨申飭容臣衙門仍照舊例刊刻紅牌通行豎立各船除緊急兵船暫應讓行外其餘官差船隻一體遵守在卷卷其  
按實指奉庶人心知警而漕法不廢此以宜備其一也

一曰船式重運自過淮後經由黃運兩河抵通交納黃河運水溜急運河源流細微必須船米輕便旋後可銜尾速航是  
僧船名曰淺船各省漕糧共計四百萬石各銜此淺船者款  
共計一萬二千餘隻查今典此兩淺船頭稍底棧俱有定式龍口  
梁闊不過一丈深不過四尺內以糧船運淮驗路待查有船隻不

如式等使管官員不分軍職有司一併奏奏又將江北南京  
等積年損壞缺船行督糧道條照依湖廣江西三省船式  
就於瓜儀設廠打造約載正耗米可五百石務要夜平輪  
入水不漂又漕運議卑一款漕司及各該巡撫等官備查  
總下漕船若干原缺若干補造若干現少若干嚴督各糧  
道催行該廠補造足額不許仍前僱覓民船及將損壞  
補數派搭本幫以致船重難行此不足額照例奏奏即  
書內亦有脰河運船載正米不得過四百石入水不得  
捺六捺七三尺也改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若不  
足船而往搭運以省船河力安能浮運而漕大困矣歸  
口無源之

交省省過之

河何益身世皆先年已試之法有可考救世也迩來惟江南山東  
河南船式米數不異往制江西湖廣浙江漕船梁頭同至一丈六  
七尺深至七八尺不等空船入水已四五椽且又船數不足往倍載  
粟糧入水多至十餘以外各式撞船徑區黃運而河不難相連  
而進而一遇重船在黃河則合幫人夫逐船倒絳收得區湖  
在運河則守板蓄水集船起制倍費時日一程間斷核而數  
程相距必遠在後船隻固被阻壓即前船之在下插也恐上  
插候水封肉過時每水下注亦不得不停橈以待而河之水勢  
猛昨而今昔之船米血殊難借何各官俱凜送功金百計  
催趕亦豈能別有良術使之水波外除准已會同總督臣檄

行各省糧道備查各省漕船因何打造不為舊式又何因何  
缺船倍載不行補造某衙某所額船若干現缺若干今應  
作何補造議妥通詳以憑覆奪外但比年山東重軍回空核  
之十三年以前為期雖早而該省船隻屢以体式過重阻礙全  
漕江西二省尤多違例若不從長酌議誠恐將來必致貽誤合  
無請

勅部查議飭行各省糧道遵照舊例酌次補造以備統運庶  
舊制可復而全漕無阻此以宜講此二也

何漕事宜雖不止此而此二事實運戶遲速之大關鍵也至於言形  
運戶每責成於回空之早始又苦自受克爾幫以去過催一以期核

抵通上倉等以不早查會典向我重運故通完糧屢任酌議  
初則九月為期嗣始移於二月即樞最後一條大約自淮以北  
仍有三月水程而女間必先於冬兌冬開二月區淮之限預為  
嚴切故此可以見由先及後遲早相因之故矣况回京各船  
苟不至凍阻歲前自亦不難到次是又在該省之受兌開幫  
力因振作無致後時耳

申明糧船定式疏

臣阿桂謹

奏為查雍正年間部臣原議或造漕船本有定式如有私放寬大  
比舊臣即將糧道題參治罪嗣以年久廢弛各船每屆折造  
漸致高大以希多載私貨並將高深丈尺逐漸加增致漕船  
于高大入水太深不特牽挽維艱舟行濡滯抑且行駛堪虞  
易于失事是以臣曾奏及復業

皇上降旨令薩載等改定尺寸其江廣船式與雍正年間造定船  
身丈尺不相上下江浙漕船定以船身長丈寬一丈五尺雖較漕

正年間此定仍屬寬大而與現在土運漕艘長至八丈九尺寬

更寬者臣之齋

月舟手抄

一丈六七尺已量為收小于一丈間擱淺等處自較便利其後丁汝  
常土宜一百二十六石仍係歷久遠行舊例雍正間船身尺寸  
雖減例帶貨物尚可携帶豈今定船身較大務致不敷況落  
載缺奇於議改舊船時曾附後令旗丁等增帶土宜七十  
梅石原以增糧係

天庾正供而例帶土宜亦為民向日用此必需如果船身改減糧米  
之外不敷容納以致減帶貨物價值不益騰貴有在仍舊其  
舊惟是日等酌改各船丈尺之時原將額裝米數與例帶貨  
物通盤核算不若土宜一百二十六石足敷裝載此外尚有  
六倍以備洒帶米石地步是以議定令帶二百石雖江廣江浙

漕船僅收短八九尺及一丈餘尺不等收淺一尺五六寸不等似  
現運漕船相距多寡兼河大小歲難懸定設遇水小之年船  
行最易滯滯是收短一丈即可得一丈之益收淺一尺即可收  
尺之數且放丁于成造船隻時報自如增尺寸若不立定限制  
將各口底止在議定江浙漕船長八丈餘六尺入水三尺四寸  
度江廣漕船長九丈五尺餘六尺九寸入水以三尺九寸為度並  
將入水尺寸逐一量明分晰橫刊于淺板之上俾得中目昭彰  
易于查驗旗丁既不能於定制之外私增尺寸亦不能于土宜之  
外多帶貨物即遇水小之年船身入水不至甚深亦可免虞  
藉阻至在改船隻凡遇十運滿足其方令照依新式拆造計



十年後如能改造齊全改用料物仍照目前原定價值亦不致紛更煩擾臣等仰蒙

聖訓諄切若為漕務籌畫全備因以小丈尺于民丁稍有未便斷不輕議更張今查酌減船身于例帶貨物業有似此可以裝載而成造漕船亦有一定限制可以遵守似在仍照原議改減尺寸辦理便

改漕船脩水利疏 雍正二年

江蘇布政使臣鄂爾泰謹

奏聞臣受事江蘇已經一載地方事宜應應悉心大略如舟楫  
舟陽河面傷枕嘉湖紹蘇松常七府之運道而派夫挑戩  
獨累兩邑之民漕糧困傷甚鉅旗丁固宜優恤然取之不善而  
駭悍橫索官府莫制遂為商民累以縣分脩戰船營并勒  
索如縣船不堅固官受賠墊佳為科斂口實凡此皆多業家  
聖主洞鑒諭令查議臣更敬據一得附陳數條伏冀

聖主採擇焉

一漕船之宜更舊式也謹按糧艘舊式船身雖廣而長大而

每船以裝穀米不過六百石此外悉供匠丁水手廣載私貨以致船身過重過淺即阻蓋受兌劑行真攪害貨已載過閑停泊接受勢需時日追送閑上進以及達通沿途收買貨貨又須留帶船式區大盛得藉口實非每因敢于玩誤之說大別行歷行歷則擁塞擁塞則河路益狹而民船不得運有相去數丈守候經旬兼之硬掣刺軍捶撻文加怒辱道穢有如此

聖之明諭也且愚見與女大少云適于用莫若更女式而有便

于漕併有便于民間後每過一船破壞併屆滿辦大造之期諸即飭令更造以狹子船式窄小而長量女式裝可於左右

百石以裝正供一石以裝行月口糧每三百石也仍許其常貨  
別船小載種不雜撐運即遇淺灘亦易扛幫而于旅丁輩仍  
每苦累商販民船且得肩行等礙殊兩便矣况船小則水手  
亦可減裁少一人即少生一事兼又便于岸棹女行亦速將不逾  
六月便可抵通不逾十月便可回次不惟易于督運復有益  
于商民或亦收弊之一法也

一水利之亟宜宣通之按禹貢三江既入震降底定震澤其  
太湖也太湖之水分洩于三江以入海三江者東江吳淞江婁江也  
婁江即今之劉河至蘇州府城之東往昆山縣抵太倉州境  
環城南而東迤嘉定縣以入于海上度此水下通潮汐東南半

製香省遇之齋

壁突積之故其通塞此關甚重河向寬二十餘丈後因于天妃宮建向東女水勢潮汐乘後以致停於暴塞此在河面僅五六丈土人方欲去之而於康熙五十四五年間又建六渡橋之勢向而河道日湮因六渡橋去海已遠潮力已微東之則則潮來愈微退時愈後之則少停漸成淤積以致海河田畝灌既無資此則早之為慮也若遇大水為災河道本細復有此間梗其咽喉以震澤西來則即之水冬趁剗河而爭出于又修之水門其費思不及則汎濫漂溢之患不能免此又水之為患也當時與六渡橋并建者又有七浦一闸此向去海為近潮大則阻于闸而不及進南外五田受其汎濫潮小則

阻于閘而多取入閘內之田考後序故二閘一建而三郡近  
利歛絕士民多不欲去此二閘也而以昔日建造之時經營極  
諄未敢議廢殊不知地勢有更遷可機分利害因革與陳  
在亦審時况在議建之時本為利民計之而未見為民患及今  
受其患若仍不為變通拘於前議恐水利反為水害並於前  
議利民之初心亦大相悖謬矣臣等訪羣議必去一口倘  
特旨廢此兩閘太倉等三州縣義民實收賴焉

奏者省過之弊

請定漕船年限疏

臣姚文乾謹

奏 臣辦事垣中見左二部會議漕船十年一造可創清

勅運漕會同督按原限十年之外再展幾年酌議具題等因  
從為國節者錢糧起見也但運務閑且臣垣職掌既有愚  
敢不直陳 臣惟

朝廷大計宜審程重每歲運漕米三百餘萬石以實京師惟  
按丁給糧沿途設插修治河道運費甚鉅不止造船一項但  
以京師為天下根本漕米關軍民性命故不吝重費而行也不  
欲節省於運事船為最重查明和漕規有五年一造者有

七年一造之後酌定十年一造已為節者矣

其將歷年因之未有更改今又議展限不知年限愈遠則見運  
船愈散釘膠易解遇風浪而漂壞必多且額造新船愈多  
帶愈重入水而因淺愈滯有誤漕糧未便也一也又  
議稱漕船十年有餘豈無可用因請展限以慮撥是也但  
船由江船不同過插幫拽淺守凍回空一遲情艱不及又  
撥新運多有不及十年而損壞者節徑題報行查况既滿  
十年約往返六七萬里即有未壞者不過百之一二豈可因此將  
通漕船一槩展限耶若不滿年限者滿者未滿者插船之壞者  
未壞者未及十年有早壞者將免其按年追賠之定罰亦宜



後此造船不肯選料備船不肯加工運船不肯愛惜  
其速壞速造而已初素本在節省久之反費錢糧只不使  
其又一也且思惟再三節省錢糧不必在漕船一項且十年之內  
節有一次以節幾何今京通倉陳米除放漕糧外積貯  
多之又時區仲冬回空阻滯節經漕臣按臣提臣等  
報此時恤丁催船尚恐有誤新漕豈可議反造船展限之  
事外儻且言可採仰祈

宸新將漕船十年一造仍以見行例行仍慮官丁向有可用舊船  
冒領錢糧情弊則康熙四年七月內已經戶二部會議補  
船及年老造一疏內云秘總漕稱十年改造之船放丁例老務辦



或看者退之為

請停查屯田滋擾訊

臣趙青黎謹

奏為請停查屯田舊辦理以免淋擾事竊查屯田一項沿自前  
明以至於今各衙改年代久遠多有冊籍散失每從稽查亦  
有冊籍僅存而墜谷變易坐落界址各可徵實且有軍逃地  
畝係民自開墾者亦有運丁買之將田典佃於民而展移相售屢  
易其主者更有典佃之久民從而建造廬舍營治墳墓其是以順治  
十三年漕臣即請屯田歸還而充未辦結非奉行不力勢不能  
今部臣議令將屯田歸還者不區卹丁以濟漕耳且竊以為現行律  
之例民出費以贖丁、得項以承運其於漕非不濟也法各各更

議也就使修田墾運果有益於丁猶付病艾累民任

朝廷赤子不在岐視之况丁雖得田不能自耕南北挽運曠日持久勢

必召佃布種收丈租息與未贖之津貼同一得項承運不見又益也

且該丁等素對有錢贖田之費勢必貸之富人朝得田而暮括僅數

年以後又摘故撤後全丁之收照其藉以行丈括制詐騙而民失業

冤赴詐訟庭將各虛日減不如現在津貼之毫無於漕而軍民得

以相安也乃部議之尤難行者估船已減運不當仍給屯田是

必取減運之田以予現運之子而不知此目之減丁即當年之現運

目下之現運又即他年之減丁効力於前備簽於後各有減額者

有現運輪流既周各不均平故安用官吏之勞之於忍取忍而

也取与之間冊必更造案愈煩而終念難理恐軍與軍亦不得相  
與也近蒙

特恩截借寬此項減運不在輪流之內未免稍優然以

國家臣人救艾澤必運軍直隆艾余稍沾優渥似不為過且每年減  
運丁數不少奪艾七將必致流離失以殊非矜卹之道仰荷

皇恩如天之仁若丁經費俱屬有格現在榜例已為因詳但

飭各督撫諭令縣衛等官清津貼之冊嚴典責之禁而軍民固已相安  
運可永無誤故且思以為不若照舊辦理便

漕糧兼資海運疏

臣藍鼎元謹

奏為漕糧兼資海運所切惟京師民食多資漕運每歲移  
輸東南漕米數百萬由江淮運河以達通州百官祿廩滿漢  
民之糗糧殫無不仰給充枵倘稊隳富美矣盛矣顧臣觀崇  
北直運河水掬挽惟艱有利淺之費有挨次之守軍夫冬旱  
挽行不上數十里女力甚勞而為費甚鉅大抵一石至京糜十石之  
價價不止臣思民食關係重大千鈞者黎家室之此資僅恃運  
河三三尺之水似宜多方籌畫度其途以致之欲求節勞省費之策

國家宏遠之圖莫如兼資海運海運之法在元朝行之已有明驗非

臣愚昧穿鑿覓朕安運之見也元初平宋以河運非便自伯顏  
海運之言以少民朱清張瑄羅璧等能激海道立運糧於戶府三  
供三人為之海運遂與初歲運四萬石後漸增至三百餘萬民  
善稅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元史以為一代良法今之海道已為  
坦途閩廣商民皆知之且生長海濱習見海船之便利商賈運  
舟置貨由福州建廈門開船順風十日即至天津上而南東  
而珍物上海乍浦寧波皆由廣商船貿易之地未往歲以為寧  
天津現有回船可向亦罕見有漂溺者且漂溺乃係天數以  
閩閩市井數十小民之福命尚能利涉風濤為仰事俯育之資况  
聖天子民依念切為憐若蒼生造在疆之福命定知換若效靈舟

航安穩而內河亦一撤也。臣觀元史以載亦歲有漂溺然以改矢之數勻配各船每石以少年或七八升或三五合止有一次少至二斗四升必大吳其視河漕之數尚以多得也。臣以為海運之法在今日確亦可行情先撥蘇松漕糧十萬石試之。儘實心任事之臣一員僅募倒廣船由蘇松運到天津復用小船利載通河視其運費多寡與河漕相去幾何若試之而果行可行請將江南浙江沿海漕糧歸海運河南湖廣江西安徽仍舊河運特設總督海運大臣員駐劄上海崇明等處兼督三省水師軍務特以江浙山東水師官兵改歸統轄調遣巡哨沿海三省海洋盜案悉其責成裁去崇明總兵官設海督標中軍副將二營左右前後將領十四營



檢弁兵押運以二月半考分前後運起八月而止各運至天津文卸  
艾運船以閩廣拜禮為主僧夫底之船由崇明三沙放洋東行  
盡山花鳥在五沙頭直放黑水大洋取威成山特西徑劉公島  
登妙沙白富萊沙大洋入界河以至天津順風不過八九日若用  
江南沙船則由崇明泝淮膠皆在內洋行走內洋多沙河淺舟  
惟平底沙船可行沙船以載甚多但用布帆止可順風駕駛若  
風逆濟則寸步不能以進倘一年向運一次亦可用也臣又有德創定  
沙船可行之道則臺澎舢板頭船於此處最為相宜其船式短闊止  
載六七百石入水不深輕快穩便不論內洋外洋不論風濤  
逆俱可無慮欲軍糧糧數多此船似不可少宜於江南開辦

造趕仲杻板頭等船招募閩廣舵工水手給以軍糧令女駕  
運海船每只船不同河船畏淺宜于輕海船畏艱宜于重河船  
室家婦子固聚舟中海漕舵工水手皆隻身數千里外不能各  
飲之夏須于每船備載量留三百石俾地許舵工搭載私貨俾  
人情而恤其勞自不無不踴躍往爭且南方貨物皆可駢集京  
師而回空之船亦可載北貨以資江浙上下海國俱可多徵稅保  
九裕

國裕民之道也每船安置大礮子母礮數位烏鎗火藥塔鈎牌刀  
足用若遇賊船便可順手擒獲且深知海洋宵小伎倆情形  
斷不能為患害也伏思海運最為便捷節勞省費尚求告

有等鼠步一則由不知海道一則畏風濤漂溺一則慮在洋盜劫今  
數其俱可慮且不特糧艘安妥凡商民皆蒙其福是誠可行若  
也況舳板頭船一設可以每處不入天下島澳險阻皆坦途在掌握  
之帝是海督水師申于天下而京東有若里金湯之勢矣臣思天  
下舟楫之利每如閩廣而江南則遼浙山東又連江南海洋洋  
里不啻同室天下之船皆可直抵山東日本琉球亦不過一水  
便京東畿輔近地海口宏闊各閩閩之隔今幸

廣慮周詳設立天津水師以元明兩朝沙未及步為年久安長治之大  
慮也若再行海運設海督聯合山東江浙為京東一大水師內可  
以廓遠洋盜外可以鎮壓洋寇江可以扼粵糧下可以流通

貨惟

皇上  
宸斷  
舉行  
則天  
下若  
世幸  
甚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等漕運變通全局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 臣 吳和謹

奏為通籌漕河全局酌量變通應請暫催海船以分帶運酌  
行欵僧以資治河為一勞永逸長治久安之計仰祈

勅議施行事竊查上年江南禦黃壩淤築稍遲致洪澤湖受漲

決口情事噴瀉新漕迫臨不得已而為借黃濟運之計近具

天啓渡黃之船僅一千七百餘隻黃水又復停淤後幫已多阻滯

全漕不能抵通勢必致末臣程顥云治道從事而言若救之

則須變大變之大益小變之小益事至今日未有不當決絕

矣矣竊已徑渡黃之船九何權挽速全回空我阻船隻及尾幫

廣漕糧如何設法改運高寶運河如何得以疏濬將來重  
運如何不致滯礙是宜預籌統計策全出為全甚非可以  
苟且目前致將來補苴之計也臣受

恩深重職司以閱晝夜焦思不敢隱默謹就目管見以及所感  
可援似有裨漕河設法為

聖上陳之

一已渡黃之船宜亟嚴飭催挽設法卸運速令回空也漕水  
現既淺弱黃汛又值消落沙停滯於厚運河早沮於幾數  
十里若不及早回空則黃水愈壅愈淤勢難飛渡二千七百餘隻  
停留不歸之船人食空必難安靜且黃河以北從無軍船經冬

交香省過之齋

慶考之事此時頭進幫船已入東境老由山東巡按嚴飭沿途文武員弁併力催撥不許片刻停泊並飭運河道宣慶湖水相規灌送一面飛飭有泉各州縣實力疏濬源之費注各委泉河廳親往履勘不任稍形延宕一俟出關即由直隸總督飛檄到塘交卸回空於臣揣度情形恐後不及待祇有沿途駁運回空較速查嘉慶十四年東豫二省回空漕船曾有再運截留非倉米石之案本年豫東二省漕船將次完竣回空在令毋庸慮及即令迎頭南下將北來頭進幫船米石裝載代運抵通其豫省本年應運改碾米石在令暫緩歸運一併接運南糧又查山東河內外欵設官刺船三百隻民刺船三百隻原備全漕撥用此時北上船僅

一千七百餘隻採用甚寬或可分出此項剩船若干隻於出閘後代  
撥運通又楊村撥船二千隻亦可分提至閘口外接撥代運  
飭原運旗丁押通交兌其接兌之船應給行月折耗等項銀  
米均應按定裝載米數程途照例核給即於截卸之船扣出  
銀米內撥給總期及早回空得以渡黃滯次為準

一高寶一帶淺阻之船以載米石宜令迅速起剩儘數運通  
也查本年江蘇出運船二千數百隻浙江出運船約千餘隻江安  
出運船六百五十餘隻此時除已渡黃船一千七百餘隻在後各  
幫尚多如實係早徑進口帶捆於淺之船抽止不出似舍利運  
外別無善策查乾隆嘉慶年間成案或截撥近有平糶或即



截留淮揚各屬存貯或分給回空漕船責令來年帶交此時既已無須賑糶而少縣存貯易淋拋漏明歲漕運尚屬未定亦難仿照惟有刺運一策淮安一帶現今淤淺糧船改帶刺船已刺運同旱路三里水路二三十里至八九十里不等每米一石挑刺蓆片等約費銀二三錢淺阻等幫計船約千餘隻共米萬萬石計需銀三四十萬而沙費尚不甚巨查黃河白額設刺船七百五十隻本年而江總督奏留備用江西湖南代造直隸官刺船四百六十隻此項刺船儘可備撥如再不敷仍可就近僱船備用惟尋常官刺民刺船隻受裁不過三百餘石船小每蓬僅貯蓆片遮蓋易於淤濕偷漏河山東等省向有民間運糧船隻

土名西河牛之類腹大受多樓篷俱備此種最宜僱用長暹欵  
即用豫東二省接運一次務期酌量輪轉使淺阻之米儘數北來  
勿再遲延惟僱用民船制價較減地方官向有賠累必致畏縮  
催募不力或由該按節飭各州縣將僱用實價詳請開銷亦  
不得勒派民船致滋擾累設有各船文替換載應扣在給  
米等項在責成押運員并隨時核定詳報免致日久膠轄再思  
高寶挑制之時適值伏夏南方暴雨不時籠筐肩挑小船  
制勢難躲避風雨米石稍沾潮濕則以後制運換載必致登  
等用此為批制時第一緊要關係尤宜嚴飭督辦各員妥為設法  
籌備不令致有潮濕方為妥善至跟接進口尚未設制之船

論何幫批行抽退結由鎮江運赴黃浦併歸海運以省盤  
利

一江廣等幫及江口一帶未經淺擱之船徑宜僱用海船運津  
也海運行於元代六十餘年至明永樂間全區河成其法極廣  
而於臣邱濬程棐會通河九人之咽喉一日食不下咽事即可  
慮因有河海並運之議嘉慶九年給事中萬芝奏設整海  
運案內浙江巡撫阮元覆奏亦稱如勢不得已而行祇可量分  
改爲海運可見彼時亦議及此上年御史查元僞又有上海兩船  
買米運京之語往該省督撫奏稱有妨民食遂置不議由臣  
今日備之亦恐全漕悉由海運則不可而商船亦豈不可分哉

也江蘇買米海運則不可不額漕未嘗不可暫齋也後言其四難  
更陳其四善

國家河運已數百年一旦改由海運無論一切章程難以驟議第  
以數百萬

天庾之重忽輕試柱素不相習之風傳物議人情易滋惶慮此難也  
運必置船置船必設官費既不貲船豈行辦元代得習知水保之  
因以委任現今既難文人而大洋出沒又已官府辦令豈能約束此難也  
江河挽運風火等事在不免沿途員弁星羅若布而該丁等  
尚或仍飾捏振海中島嶼繁多風色不一既難連幫何從稽察  
倘更有放洋之失誰執其咎此三難也國海運之便捷河之必致疏

懈批控院沒光不力所成於塞百餘年之成功數千里之水利一旦失之  
後欲何運不後可得此之難也全漕似未可輕試海運屢有成議  
而臣竊以為昔催商船之運漕糧則不慮此因上海沙船有  
千餘艘大船可載三千石小船可載千五百石多係通海口岸  
甚富民改造立有會館保載牙行運貨往來並不押載從每改  
騙等情因東一歲數至沙線風信是以熟悉不致歧誤此一善也  
催船海運每歲製船之費若令分載米石在給脚價仍可即於種  
運幫船之內劃出給與不需多費此二善也上海船商以北行為致  
以南行為正載海船裝帶南貨不能滿載往取草泥石塊壓船  
今令赴津之船每船酌準七石取糧三石帶貨給與脚價免徵

貨稅自必踴躍從多而暫行仍可即止此三善也閩粵南洋或有海  
氛而由吳淞口迤北北洋以碣水及南洋島嶼斷不能入從是後  
且該商等欲得運愛與貿易之利相等又任官取保結必無差  
外之失此四善也有是四善而無四難孰便於此議也孫以夙傳為慮  
查江廣境內必洞庭湖鄱陽湖長江俱稱險阻歷年軍船多有  
漂溺情事不特海洋為險且海洋節歲貿易之船何以不聞滿失  
而上年臺灣米船又何以安穩抵津雖有數船遇風駛至吳淞  
口岸並非漂沒是艾明證又自信靡常守候不定為詞向未  
海船由上海至天津風利七八月可到至遲不逾旬月程無阻滯故  
之可運迅速倍於彼又託藍水盞風局之毒變上年以運臺米受

交香省過之齋

漕米不及百分之二今已先行開放領米祇分一成以爲完潔况南

糧堅實遠勝臺米且載旬不<sub>運</sub>旬日爲時不久何至逃形蒸

粟應請由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轉飭上海道於上海口岸停

各商行諭知催船出運每官糧漕斛一石應給運費若干並

准折耗米若干取具互保甘結呈明存案陸續兌開江廣

幫共船九百十隻米約一百萬石內外兩月之間計可完竣即令

該商等出具領運米數清單承認兌支批牌時應往於倉場

侍郎二人中分一人前往兌收嚴禁經紀人等不得稍有需索

等弊俾該商等不致苦累以肅政体再由楊村制船措運赴

通文在給該商銀兩石先於上海給領一半文修一半俟文兌後

核明運米數日按照補給即於江蘇直隸酌款墊給再由部核  
歸款並嚴禁胥吏剋扣中飽等弊務令實數歸商不致誤  
商裹足不前該商等奉行妥速在清照上年量商運米之案  
擇尤出力酌予職銜宗鼓勵至江廣幫船身重大恐未結  
由丹陽運河運至海口即飭將江浙等幫已經截卸之船於  
出瓜洲口時文免替運抑或僱船刺運總在該督督察看  
情形妥協辦理如果行之有效將來全漕運京時酌量仿  
石交商代運未必非漕運中並行不悖之一策也

一明年請暫停河運將本年新徵漕糧酌量海運俟徵收  
折色以之治河兼可治淮治湖而永利漕運也查利運必先治河



而河漕則斷難兼治現在高寶運河亟須大加挑挖況洪澤湖原  
經黃沁匯入湖底逐漸淤高將來必不能多蓄淺水刷黃濟運  
關係甚大即山東微山等湖亦為南河要害要區近聞古步  
淤墊雖每歲有冬挑之例而為時暫甚皆疎濬仍虞淤以年  
漕船進河均需撥運是湖河俱宜預為熟籌以資永利若非  
暫停河運寬以歲月斷不能多心並力湖河通治為一勞永逸之  
計是以康熙年間停運治河行之久有成效為百世不易之理而  
今日在工漕臣未有以此申請步未知京通倉貯情形則不敢議  
停河運以夫工費用浩繁則不敢議通治湖河且現當何漕而礙  
除更不敢議置漕而治河也臣查京通各倉現貯米石為數有餘本

年奉天河南賑買米石亦陸續可到加以新漕已竣黃谷約二  
百二三十萬石又浙浙江安江廣各幫或利運或海運必令抵  
豫東漕糧仍可照常做運則倉貯已屬充裕若於本年新糧  
內儘江蘇浙江附近海口各物縣徵收本色米一百萬石或二  
五十萬石文兌漕船運至黃浦仍由商船海運抵津撥運交  
倉則

天慶更屬充盈又據江蘇各州縣及有漕各省概全於色約計不  
下七八萬百萬而在百姓仍屬維正之供未嘗少加而於工需大有  
裨益本年冬季即可開徵陸續起解亦無緩不濟急之虞在  
間得存此項米石日食亦被惟少縣折徵漕糧每米一石在徵銀

奏者以退之奏

若干在候秋成時由該督撫察看糧價情形核定數目奏明  
辦理並由該藩司將奏定折色銀數出示通諭各地方暫行折  
銀徵並嚴飭各州縣照數徵解司庫彙解工次如有加徵勒  
捐等弊立即嚴拿懲辦至停運祈丁等仍照減運年分律賠  
成案辦理又高舵水手皆係無業之民道光二年江浙兩省  
由各地方官查明籍貫每人酌給盤費制銀錢二三千文備文押  
返回籍由本籍出具收管各結並曉諭暫令停農辦有成案本  
年折徵者分即於本年各幫歸次時由該督撫督飭查照一  
辦理計一州縣在元之船隻每百隻少壯數十隻每船十人每百  
制錢三千計算每縣至多不過需銀三千兩而冬漕既停折色

各州縣印竹每年老給各幫兌運雜費以之安插此項人等當有兩  
省惟諭令各幫俟明歲冬漕開兌時仍听該人等到次幫運  
不必另易生手致起爭端此一年中何運既停行節省運費各項  
銀七十二萬竹西米二十萬竹石足敷海船運脚而徵收折色銀兩即  
可全濟工需費用既足歲月亦寬不特江南湖河可治即東省湖河  
均可一律疏濬應於本年漕船辦竣後由該河督等預籌湖河全  
局次第興工實力整辦務使河漕並治永資利祿

一酌備海船裝運督辦高寶利運催撥東境稅運宜

欽派大員督理也現在准為一帶駐札漕運總督一員南河總督一員西江

總督一員江督總理地方事件河督各司全河漕務均係兼轄惟河督

職司漕務向未押運尾幫北上今既高室阻滯黃河以北聲氣  
恐不能通共由江南東境直抵通州綿亘二千里雖有常例巡  
直隸總督而相距較遠實有報長莫及之勢且淮安夫抵船  
刺東境撥運交替以及上海等辦商船載運均係權宜辦理尤該  
因時變通道府各員恐亦未敢專改乞請

欽派公正通達大員協同該管督撫會議妥辦於海口河道上下往來  
不時稽察庶幾成志而策在靈矣

以上各條均臣愚昧之見通盤核計以此辦理滯漕既可北未可  
道乃克去治減運費以為海船之腳價而不致疲商折糧價  
以為疏濬之工需而毋庸籌款日前得權宜之便特未有永賴

聖  
之安今日之行似係不可緩也勢值甚難未可稍事拘泥此後  
除成例酌量變通於事方克有濟若徒畏難苟安想以仰仗  
聖  
洪福遂畢乃事則女弊必至不可收拾而不止實非臣之訖敢知  
也謹澀血、低仰祈

皇上  
聖鑒訓示

奏准

再籌海運折漕章程疏 道光五年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英和謹

奏為再陳備商分運及折漕治河變通章程以期冬善每弊仰祈  
聖鑒事竊查本年河道淤塞漕運阻滯仰蒙

聖懷宵旰焦勞無微不至且蒙

恩深重具有天良竭慮殫思不敢隱默已將酌量變通漕河並治  
情形於前摺內繕陳仰蒙

聖明洞鑒惟暫備商船及酌折額漕條內尚有未經備述乞再為

聖鑒之切惟且前議暫備商船海運共濟以河道既阻重運中停

河漕不能兼顧惟有暫停河運以治河俟募海船以利運雖

時之權宜實目前之急務舍此別無良策與偏亦屬愈同而在事  
此臣議未敢以此甚固以風傳之險盜賊之虞在之可慮且折于臣宜  
等幸未任歷海道恐其未能押運似屬難行以臣擬例其故皆係  
此情以事屬創行苟有一失物備不能不歸咎於定議之人且事後恐  
有賠累辦理不善尚怪易之佛膽更懼身為怨府且思凡事有  
利即有弊任可甘但當與利而杜弊不可恐有弊而廢事也向斟酌  
盡善惟在當了此之權衡安能因噎而廢食上年高堰決口淹溺  
村庄仰蒙

聖恩軫恤無非蘇民困惜民力以培養元氣夫東南之財賦之區近年向有  
歉爲本年清口過船多夫棹挽至今起刺尚有滯漕二百多若船運



交香省退之書

車挽日需數萬人坡子尚次數月以後提堰挑挖各工用力尚多  
底止固屬計工恰價然以細民力作於寒暑風雨之中疾疫不時耕  
種或輟未得稍休其所以勞民力者至矣亟者留女有格行女若  
而用之夫以勝漕全行盤壩制運則民力勞而帑費不省暫維海  
船勿運則民力逸而生氣益舒現擬江省先後咨送本年三四月覆  
奏各摺到部仰見

聖諭煌煌垂詢愷切而涉臣覆奏始終含混等語實之語等議已

及本年計仍不出制運故有二則慮商船到津難必交卸也  
素同族丁歷來運漕到通交卸時經紀等皆資其津貼而商  
情良懦向不習見官吏已多畏縮一旦現今代運代交等語疑

慮臣以爲明年歲值募商船海運應令兩江總督江蘇巡撫  
各委一二廉潔幹員先期於上海地方傳齊商行船戶劉掄明  
每官糧一石給運腳銀若干津貼漕斛兌交無論正耗及三五  
耗米均按漕斛計數實兌即令該委員監兌按船給數各商  
實運米數執照日前議取具各商承運米數甘結并令存委  
員手嚴禁胥吏等不得與商船交涉併弊免情後仍令該  
委員親身押運抵津時分倉場侍郎一人並派 臣部堂官  
一人同赴天津按照官給執照米數漕斛兌收如有經紀刁難勒  
稍准該委員咨送倉場並咨戶部衙門從嚴懲辦一切文  
兌事宜由該委員一手承辦經紀人等不得向商船過問

又在給商船脚價銀兩每槽糧石需銀七錢向例該處行用  
以制錢七十文為一錢按折核計每石只須銀四錢二分是海運  
之脚價甚廉斷不可稍有尅扣亦由該委員具結承領  
交該商等按數實收庶需索之弊可除而商情踴躍備承  
也一則海運既行恐漕運員弁及旗丁水手人等難以安插自有  
漕運員弁辦漕各員各有以司而漕標尤其多職一旦暫停可  
運前項人等似屬無事司事不知商運既行漕糧衙門差務自  
偷費用自節而例定養廉俸工等項仍可照常支給况當河湖  
漁泊大宗人孔多漕牌員弁或可暫行酌揀數員撥歸防務  
聽候差委員升既不致向散而工次亦多所收得人之助似屬

西有裨益且俟湖河普治之後員弁等仍可照常河運永無  
阻滯以視現在之弊運喫力勞逸迥殊天津貼稅丁按照減款  
之例辦理安插舵工水手一人等援照江浙盛案給卹盤費  
歸籍之處臣已於前摺內聲敘矣夫海運三說由來已久查有  
元一代全由海運初歲運四萬石後增至三百餘萬石其道里  
遠近載在元史甚悉明初河海並運永樂十年以後會通河成  
始由河運於猶三年海運一次宏治間邱濬奏請於多事  
通時通海運故道而河漕並行一旦河漕少有滯塞此不來  
而彼至嘉靖間胡拱請通海運以佐河漕之急他如梁夢龍  
王宗沐等疏述海道里數不一而足改言均非可考我

朝雍正年間藍鼎元亦奏稱今之海道已為坦途舟航安穩由  
內河至一撤海運在今日確乎可行等語是彼時已有此論嘉  
慶年間許廷汝語此兵不乏人統猶需造船設官催覓熟悉  
海保之人故女時以為費巨勢難因輟文議此時催商帶運  
為費既有仍可暫行即止而經歷海洋更加輕車熟徑利  
運便捷莫過於此何不可行之有但臣更有請於海運雖在  
外之慮而防禦尤須計出萬全在當上海交兌之時由該督  
等先期咨照浙江提鎮水師營出哨招寶陳錢一帶地方江  
南提提鎮水師營出哨大小洋山會稽馬純山東鎮日出哨威  
山十島會於鷹島遊門以資彈壓護送不獨海洋永靖即

商船偶有失風等事亦可藉以稽查似覺更為周密至酌折數  
漕一節說其為百姓完糧日久似難進行收折且此次收折色亦  
恐百姓嗣後皆援案不肯完納本色多有窒礙查漕運前書  
內載凡漕糧題准改折將該府州縣應徵改折米數及酌定價  
值刊示曉諭不違此指參又漕糧遇有改折其隨漕程亦例應  
贈截等項例應按數折徵又起運漕糧正米一石例有耗米  
拾軍行月贈耗等米如區改折一例按照時價折徵又漕糧改  
折只許按價徵收如仍借兌漕為名監行科索此即行參處各  
等語載在冊籍各省皆知又查額漕折色順治康熙雍正乾  
隆年間均經行之有案而江浙之清河阜寧宿遷桃源海州

沐陽贛榆嘉定金山九圩縣安徽之寧國太平旌德英山四縣江西之廬溪一縣湖北之通山當陽通城三縣河南之祥符等縣均因距水次寫遠奏准永遠徵收竹色官為採辦兌運久經通行各在案其徵收竹色銀兩乾隆年以前多係因災改折其價多不逾二兩至各省永遠徵收竹色者係按照月報糧價以牙行運腳折耗等項折價則自三兩數錢至四兩數錢不等悉歸民戶攤徵此係歷年報部成案並非創始且於惟正之供案曾加增良伏思歲通治湖河不得不暫停河運故臣前議除豫東照常徵運外江浙漕糧暫准商船海運二百萬石或一百五十萬石增益倉庾其存各省支徵漕糧為數孔多既不能全廢帶徵而

各州縣倉廩年久亦未便令徵存暫贖惟有將此項米石按  
照時價暫收折色以濟工需毋庸另行籌款實為目前一舉兩得  
之計惟在該上司善於奉行既不病官尤不累民以滯長場公路  
折色的照市價由該督轉奏空藩司出示曉諭不許勒索其折徵  
期限申請稍寬蓋漕既改折地方糧石充糶勢難剋期出糶  
易銀上兌若必令以限完銀未免迫促以此處徵收折色在舊  
自本年十月開徵起至次年四月止期限掃數全完不准絲毫拖  
欠如此則期限既寬民力自裕工需亦可無誤其隨漕徑留席木  
截等項亦在折徵併數彙解協濟工需如各州縣仍借兌漕為名監行  
科徵抑或於此次折徵時欲扣留將未勒折地步於奏定折價之外加



李華峰退之書

重寄派該督將立即從重奉處勿稍姑容以上二條總在督將  
實心實力勿計一己之利害而忘

國家緩急之要圖勿循屬吏之私情而失當時權宜之計  
在仍請

旨和  
下各督按速議施行 臣愚昧之見謹繕摺再陳恭抄

聖鑒訓示

駁議盤運章程疏 道光五年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英和謹

奏為奉

上諭

孫玉庭等奏酌議糧盤壩接運章程並請撥經費一摺茲照該准其將江蘇甘肅庫現存銀十八萬兩安徽藩庫現存銀三十萬兩兩淮運庫現存存底還江蘇安徽三處藩庫銀二十四萬兩就近動撥支應東省籌備南河工需銀三十萬兩現已起解在途亦准其就近截留以濟要需欽此並辦運大學士孫玉庭等原奏一摺抄出到部臣等伏查治河以濟運為利運必先通河此為不易之理而工機宜開鑿尤在先予預籌差

以臺登失之千里最不可忽本年借黃濟運原屬辦運成案第  
上年清水洩盡而嘉慶年間清水稍弱旋可蓄放情形不同  
故議其早以後進重船不能渡黃為慮并批該督等奏稱軍  
船磨淺取阻須籌盤壩接運現在未渡黃軍船計浙江三  
十一幫江廣二十九幫約計接運漕米總以二百萬石為率以蘇  
各州縣及豫東兩省封僱各船陸續解到女應修道路搭  
建馬頭并預備米袋席片人夫車輛計算共約需銀二百  
二十餘萬兩較之海運尚屬節省并可免意外之虞等語查  
本年出運漕船共計四千七百餘隻經該督等奏准令各省  
飛催開兌於夏初次第挽入瓜似口內首進幫船已屬起程

淺彼時亟當預為籌計將後進幫船即截留江口以外由盤壩  
起刺或留僱船海運而其中擇大能於錢糧節省丁民不  
致苦累此約行其一或以淺帶之船起刺而後進重船全由海  
運方為妥善乃該督等不預籌於後幫甫放瓜仗之前而  
定計於重船磨淺艱阻之後雖欲不行盤運亦不可得以致  
多糜脚費至一百二十萬兩之多而足墊之中日役數萬人挽  
載抗卸拋撇折耗更復不免而該督等任詭狡之海運尚屬  
節省且等語為核計上海商船僱運載米每石向需脚價七  
折制錢文錢即已無不踴躍每石合銀不過四錢三分二百萬石  
核計共需銀八十餘萬兩較盤運已少銀四十餘萬兩即從由鎮江至

黃浦口計程數站另派備船運兌似本毋庸銀四十萬兩况該管  
等自去年十二月以來先後五次共該撥銀四百三十九萬兩內除  
高堰決口項前銷欠餘多係增提岸盤制備石之用而嗣後  
挑於之費恐尚不止此數臣等聞上海商船往來奉天天津  
販運麥豆一歲數至百石失一外洋已與南河無異若後出  
曉諭按照時價給與運費每船貯米七成仍准帶貨三成經  
關免其納稅以果安速到津照例給發項戴嚴禁吏胥  
徇私人等不相文涉該商孰不樂從乃後省大吏游移遷延  
日久不辦以致吏胥人等趁此藉留船隻該商等往來疑畏即  
不得不出錢來放迄至商船暫時放駛而委員往驗河區見船隻

至多即藉口以為推卸地步是該省決意盤運不欲改運  
並非悔運之真不可行也為今之計總宜預籌辦法以為貯藏  
備運之計惟現在海口淤高裏河壅塞帶閘河槽尤細究  
竟作何籌議何時得以興工工需若干本年既屆後時明春安  
可再議也誌

該督等妥議章程奏准辦理毋再失時至以往截銀內廣  
東一款係奏明解部以府既任截留應毋庸議但嗣後遇各  
省解部及回稅實存銀兩應令該督等不得截撥以實內帑而  
重要需費該督等另單約議盤運章程十條臣等公同查閱  
多有未盡確實之處謹按各條分款指陳恭誌

一帶漕二百萬石批稱須僱船三千艘復乃敷裝運俱運至天津非倉交收一在費用事該報銷等語查僱用船數既多需費甚巨必須將帶備全數運通乃可稱內事該核督等何以祇議運至天津截卸非倉查天津非倉并廠四十八座僅能貯米四十萬石從前截卸非倉之案係因偶逢軍船未運米數亦不甚多是以令暫卸非倉以便迅速回六受荒此項既僱用內河民船非軍船必原回空可比儘可全數運通何以祇令交卸非倉是雖船多費巨仍屬未能竣事將來復須由非倉轉運通河其費用更需浩出為數亦復不少而倉中出入必有折耗且

該倉斷不能容二百萬石之多。全徑運抵通以省轉播。而  
簡者又議酌給商船食米津貼。惟若封常有年。修米可供津貼  
現飭各糧道通盤籌議。若不能津貼食米。即於每石運脚  
折銀三分等語。查此以在後不能渡黃。各封常漕糧既議盤利  
軍船回空。較早食用。自者以此欽行月等項銀米。自應按計未行糧  
途劃出。以抵此項津貼商船食米之用。在令結飭核算。扣給撥  
隨時應用。不得多銷正項。

一漕未過壩脚費。據稱自清江夏坂頭起卸。至黃河水口。是  
僱用小船小車扛夫等項脚費。每石需銀二分八釐。事後報銷等  
語。查夏坂頭至黃河水口。并未聲明多少里數。船車較人扛價。



必不一何以每石階次二分八釐如遇風雨作何料理此次作何稽查  
能否不致顛抗狼藉將來能否不致耗零星搬運計日可幾  
未若干石何時即可盤竣此係為盤運第一緊要閱錢何得  
僅以爭竣科算為詞概不聲叙明時

一催到各船給由坐糧稅稱日給銀八分事竣報銷山東河南  
艾催印未到以前由該省開報艾江省催到未受載之船亦照  
此支給等語查此項坐糧本屬浮費且以二百餘萬滯漕各船  
輪次受載尚及時日則坐糧計數當亦不少仰該核名給發如何  
轉候各船勿冒勿漏自應分晰聲叙核定章程

一各項須用器具廣為置備執稱隨時添補難以預定事竣報

銷等語查既係盤運米袋蓆片繩索竹牌等項自以必需俱備物甚微而需用甚煩稽查雜周則數宜核矣其如何限制稽查不致浮冒開銷之處亦應議及預核

一墊築車路添挖小河據稱請照河工之例事竣報銷等語查高坂致至黃河口道遠近馬致寬長丈尺及丈黃堤內積水批渠寬窄若干為數易見亦應核計據實入奏以便將來奏銷時按照核覆

一設立分局批稱特庫平糶實係給船優平餉扣存支銷等語查該給船優各項置備物料自應按照曹平為給其平餉一項各局支用仍飭作正項開銷總之佛唐全由盤運多費脚

便則病勢易船押運列病丁多催駛船列病民耗耗在  
別病漕該督等不早為通盤籌計及至事急如何更不  
用前次改敗不行之策以至自相矛盾但既行駛運則  
交卸風雨如何隱蔽脚價以何索及商民漕糧如何不至  
盤壟究屬何時可竣全船約計何時到通估瞬息大汛  
作何預備自當備籌妥議上慰

宵時佳芳乃指單十條並非散明南銷地步至於應辦事宜則全

未批議及批稱運米二百萬石約需銀一百二十萬兩以臣等計算

盤壟各費及催船運脚已需銀九十二萬兩而安置備器具批

挖小河以及沿途僱用民夫並山東河南江南開銷未受裁以

勅  
前之食米事後奏銷尚多不知此項節省其何至今擬核督等  
奏稱需銀一百二十萬兩恭請

核督等措節支用必有多存按數解繳斷不得再有增  
益又稱內河運船前進趕期可到不致意外有失在全督制  
押運各員認真稽察防範毋令潮濕折耗致干參處多賠  
再臣等更有請將盤壩接運固已多糜帑項於耗漕糧費  
夫竭蹶於力作商丁疲憊於差徭清口之運道既淤黃水之同  
益墊疏運費之費待籌於後時潰決之虞方深於目下荒  
今刻不可緩之因似宜統計妥籌以收補救之效亦可臨時周章  
以該帑用銷為要臣等謹

勅 該督等將臣等指陳逐款妥議另行具奏毋漏毋隱臣等  
為河漕大局均關緊要且臣部職司度支特將該督等題額  
錢糧尤當核實辦理謹為河漕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

覆奏海運疏 道光五年

河南巡撫程 謹

奏為

查辦大學士英和奏摺一件 臣詳加閱看大率以暫准海船  
以分帶運酌於額漕以濟工需而尤切要則河漕斷難兼  
治一語實為至為不易之論海運之說不行已久臣從未悉其  
海口情形不敢妄議惟臣因仰販運茶葉赴京暨閱東信奏  
向係裝至江蘇上海縣催覓沙船運送與文船式與糧船相似而  
堅實且之船戶必于素習海洋水性兼能預知風信每船押送  
客商不區一人開洋後又行泊悉所之船戶每年正二月催船則

三月出口五日僱船則中是前出口遇西南風始行開洋駛至東境海面俟有東南風即可直達天津遠則六七日或八九日遲每月修船自一起即難行走近年因許墜因短稅始行飭禁商民至今雖未以為未便又有籍隸錦州賑官豫省之員亦言閩東船商每年裝運豆石赴江南售賣習以為常行走其同內河似亦有商運可行而官糧不能行此亦借黃濟運內河受淤勢必致而黃流既已分洩溜槽以停海口亦必淤塞上港愈形滯重現在豫省有柯河各廳探量水勢較之上年已高至四五尺不等非由水長實因河身淤墊以致本年借黃之舉大病已見明年新借豈可復蹈前轍自宜暫停

河運方可河閘並伯臣愚以為議借黃北原為濟運今則西  
月之久已度軍船僅止一千七百隻未渡者尚有三分之二現既  
夏至不區十餘日即候每日窮晝夜之力能催趲數十隻或五  
隻計未渡之船尚多總須另議剋運此河北多一重運之  
船將來回空即多一停滯之累而禦黃壩遲此一日則壩之內  
外河身均多於一日轉瞬大汛將屆下壅上潰其害何可勝言  
為今之計似宜急飭世禦黃壩悉心籌議剋運且海運趁大  
汛未屆以前一月之內俾江南河臣專治河務疏濬海口或尚可  
補救于萬一若猶以多渡一隻漕船為有裨益為詞則河誤而漕  
仍不能全濟臣實未見其可也又英和議議者驟運通米船



交者皆退之務

隻飭令剝運南糧一節查豫省初運通米十萬石分為兩幫起運現在頭幫業已開行二幫亦已裝載計到通須在月內交卸後再卸赴東者剝運漕糧恐屬不及且此項船隻多係天津鹽船一徑交卸即須接辦秋運蘆鹽赴豫民食最難以停待此一節似可毋庸置議臣管見涉及不揣冒昧合附陳

明

覆奏海河並運疏 道光五年

江蘇巡撫臣陶澍謹

奏為海河並運事宜惟我

皇恩念河漕勤劬宵旰屬在臣工孰不感凜交增臣渥蒙  
簡畀調任江蘇為錢糧最重之區當河漕棘手之際登覽  
考考貸更何敢遷就姑移致淋貽誤而以為漕米關係

國家根本計而治河即所以治漕上年洪湖決口一沿每修女婦故因  
堵壩稍遲遂致洪水牽掣及今歲而借黃不足繼以開挑開挑  
不足繼以致船致船不已繼以車運現在時日已迫而漕米之在淮  
南其尚有一百數十萬石勞心半載竭蹶倍形勢必變通之方莫可

奏者省過之書

不豫也查海運之法自元運明行之有效止以因時既久章程難復  
協辦大學士臣英和前摺以隔四難之說言之甚詳經全漕由海運  
則不可而商船未嘗不可分載臣細閱英和條議誠誠時之要在自前  
等運之策無踰于此自屬可行惟現交秋令西北風多船行不便止  
可預為布置以運新漕其章程一切別摺內此奉照辦兄友官檢運  
御及派委大員赴津免收各條均極周密臣甫在蘇境與督漕臣  
臣尚未晤面倘條款稍有未盡自當隨時妥商辦理以期行之有益  
至於借一軍商向值款歲偶一行之或山區米少離水次太遠之地亦  
在便民為

朝廷格外之恩今若徧行各屬則格礙甚多豈唯恐在銀子出

蓋米為民間以自有而銀則不能全有惟待於穀米之糶在  
漕米改徵折色即與地方丁年吳以江蘇一省言之額漕甚多  
百石估以百石徵米由海運而百石折色約計應折銀三百  
為平時一百數十石之丁地必由上忙下忙官有權徵之處分民有  
抗糧之責罰程且難徵不前移為民欠矧於數月之內勢如  
鹵倍之正銀勢必穀賤傷農有難急售此所需銀而銀不可  
得閭閻之氣驟矣况一省之漕或徵或折辦理參差尤多單  
肘窮者漕米折色他省情形不一若江蘇則勢在難行至停運  
河一省永遠最為上策惟在去冬洪湖初決時行之則甚易時  
石工將竣蓄水漸深沙泥在底挑挖難施仍徵山湖則現在本能

蓄水又未便個度丈水以施挑挖也至於漕運渡黃吃緊惟在禦黃  
壩一處丈格二段均不與運道相連不必停運而估於異王況京師北方  
輻輳漕米此外需用甚多若停運一年將南方之貨物不至北方  
且難消物情殊多不便是折色與停運二者均有不可行之竊思本  
歲當以海河並運為宜廣招商船分作兩次裝載計可運米百萬  
六十萬石丈格仍由運河而行秋冬之間即由河臣派員將運河挑  
挖深通俾資順利計來春湖水益增自可引導濟運不必藉  
黃之息矣大抵商辦海運則恐商船之不足商辦河運又恐漕  
水之難恃惟有兩法相輔而行可期每謀全漕且未運既分則運  
道舒而治河亦易於

大佛仍可擴充塔之有備無患之道更屬相宜此有良道

首奉議河漕大概情形謹擬實分別可行不可行恭摺履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海運係暫時試行將采河道全通自宜仍由河運

一法阻亦事以時有應往仿照唐代轉運之法于沿河沿淮一帶

建置倉廩遇有阻滯暫為存貯俟水足時或由設船載運或

由原船次年搭運即俟存貯稍久而距京接近後急究有奇特

惟建倉之初必費頗多但以搬運各策計之其必費差足相

籌等而倉廩歷久尚在不刊較長似亦儲漕之一法可以濟運

道之窮極奉

諭旨此外有利漕濟運共各抒以見謹就且管尺發附片具陳

進呈海運圖疏

江蘇巡按臣陶澍謹

奏  
竊照蘇松常鎮太五府四額漕因河運阻滯由海沙船運  
赴天津現已辦有成局依次開行且伏思海運由河道原相  
表裏禹貢載揚州貢賦沿海達淮莫不夾右碣石入海即海  
運之始秦唐雖亦偶行其道雜稽明則由膠萊河轉搬登州  
實為勞費惟元代海運最久元至元十九年初次運米僅止四  
萬三千石明年始抵直沽行之六七年歲祇運米三四十萬不  
等旋因水路險惡另開生道運米漸多蓋海船畏淺不畏  
畏礁不畏風雨畏淺尤甚於懼明人沿嶼求道非礁即淺無

怪其雜自不若元代以甬生道即今沙船以行為最善者  
元明入海之道或由劉河轉膠角以或由黃河口至鷹游  
瀾門今俱壅塞惟吳淞口至十激一路為宜而由此運米入海  
實辦自今年且因初次試行即添裝米一百五六十萬倍  
從前不敢不倍加慎重每區熟習海洋之人詳加詢問證以此  
得其徑道至於大洋油翰本多畔岸雜舟人定之以更亦驗  
之以水色格之以針盤究雜確指只道里數目惟有就西岸  
對出之物歸汎地比照核計不相徑庭其小島嶼亦難悉載  
謹摘叙大凡略不致存併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第一段海船自上海縣黃浦口岸東行五十里出吳淞口洋  
後行崑山縣之復室口迤至崇明縣之新開河計一百一十里  
又七十里至十激是為內洋十激可泊船為候風放洋之  
地崇州縣地

第二段自十激南行即屬外洋東迤一百八十里至俞山  
一名蛇山又名南槎山係荒礁上年居民不可泊但能寄棧  
為東出大洋之標準蘇松鎮設轄

第三段自俞山駛入大洋向正北微偏東行至通州呂四場對  
出之洋面約二百餘里水深十丈可寄棧從此以北入黑水大洋至  
大洋稍對出之洋面約一百四十里係狼山鎮右營設轄又北出

臯縣對出之洋面起至黃家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六十里又  
北畚町對出之洋面起至黃家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二十里係  
狼山镇掘港營改轄又北至門松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里又  
北至射陽湖對出之洋面約一百二十里係鹽城營改轄又北至  
黃河口對出之洋面約一百二十里係廟灣營改轄黃河口稍  
南有沙埂五條船行遇東風別慮淺攔宜避之又北至安東縣  
灌河口對出之洋面約九十里係佃湖營改轄又北至海口贛榆  
縣營對出之洋面約一百八十里係東海營改轄計自余  
山大洋以北起至贛榆門對出之洋面止約共一千五百里統歸  
狼山镇汛地凡舟行區余山即由碩汪洋至島嶼可依行船用

羅盤格定方向轉針向北略東行如東南風則針頭偏  
東一個字如西南風則針用子午查江南余山與山東鐵槎山  
南北遙對詔之南槎北槎行船應用子午正針因江境雲  
梯窗外迤東有大沙一道自西向東接漲甚遠暗伏海中  
恐東風過旺船行落西是以針頭必須偏東一個字避風  
暗沙再換正針此沙徑東北積為沙埂舟人呼為沙頭山  
若船行過於偏速一直上北便見高麗山故將近大沙時仍  
須偏西始能對成山一帶也

第四段行迤為門對出之洋面往北即山東日照縣界山東  
水師南洋汎沙船又北至文登縣之鐵槎山一名北槎山自余山至

此始見島嶼又北至文登縣之馬頭嘴入東洋汎界徑由蘇山  
島靖海衛及萊城縣之石島養魚池石島居民稠密可泊惟島  
門東南向春時乘風易入難出自舊時門至石島約六百餘里  
大洋中雖舵工以針盤定方向穩便常用水托水托以鉛為受  
用繩繫之探水取則也每五尺为一托查十激南船試水自十托至  
二十托上下行過余山試水均在三十托上下順風二日餘均係黑  
水再試至十托上下即知船到大沙洋面行過大沙試水漸深至五  
十托上下視水綠色則係山東洋面順風再一日試水二十托  
上下水仍綠色遙望北嶺及石島一帶山頭隱隱可見再行半日  
即至石島洋面此商船赴北一定針路也

第五段自石島至俱榮成縣地為南北扼要之沙可泊水綠色  
面約一百四十里俱榮成縣地為南北扼要之沙可泊水綠色  
針盤仍用子午略偏東從成山轉頭改針向西略北入北畔洋  
汎界至文登縣之劉公島約一百餘里又西至威海衛一百餘  
里又西至福山縣之臬島一百餘里又北至蓬萊縣之廟島  
二百餘里以上自石島起至廟島止約共九百餘里之界島西北  
帶有暗礁船行偏東以避之又廟島之東有常山頭淺灘宜  
避試水在十五六托至二十托不等船至廟島以東南風為大順  
計東省洋面一百零五島中有二十五島為海道要地而廟島  
尤大可以停泊

第六段自廟島過掖縣小石島即入直隸天津海口約九百里  
針對大西偏北沿途試水在十四五托再試水至六托上下水黃也  
水底軟泥即可拋錨候潮進口約計天津海口逆流挽纜一百餘  
里即抵天津東關外

以上海程計自吳淞口出十激東向大洋至余山北向鐵槎山歷成山  
西轉之眾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伏查我

朝自康熙年間南海禁以來商船往返關奉天津等處習以為常  
凡駕駛之技趨向之方靡不漸推所準愈久愈精是海運雖  
屬試行海船實以習慣而熟夏之時東南風多行走尤為便  
利臣謹就見聞設及臆陳大概伏祈

皇

聖

經書卷之九

〇〇〇

勘覆膠萊河疏 雍正三年

內閣學士 臣何國宗 謹

奏  
為 勘覆膠萊河事 臣竊查前任吏部尚書朱斌開具膠萊運  
河節畧內稱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視歷海濱景為膠  
上之疏言淮河之北岸一里名支家河安東縣至海州路也自支家  
河至連河海口共三百八十里既出連河口由海道歷贛榆縣至安東  
衛即山東界由安東衛過石白頭吳山所夏河改道至膠州陳縣  
頭營入麻灣口共二百八十里俱循海壩而行一入麻灣口其中止有  
馬家灣為陸路此則須以畚鍤開濬然只五里由此經平度以玉萊  
州計屬之海倉口俱小河共二百七十里自海倉口入大洋使直抵



疏濬淮運之議

直沽口至天津衛凡泛海只四百里風順半日可達等語且等  
會勘得淮水出海口與黃河合經安東縣城南東流入海方遠  
宜汝稱支家河在淮河北岸固即黃河之北岸也查安東縣志  
書載縣西十五里有支家河今已淤塞每歲可募土人亦鮮有  
知此惟有鹽河二道上自中河之鹽河南分運河之餘流至王營  
壩口分為二支東為中鹽河西為西鹽河至安東縣北新安鎮合  
而為一又東北復分為二東流為五丈河迤入海北流則全隸河至  
恬風渡入海現今淮北鹽船由此轉運自鹽河南至恬風渡出海  
計程三百餘里在卽為方遠宜此稱有支家河至隸河海且皆  
也既出隸河口由海河歷贛榆縣境至山東安東衛雖係海道程

而大洋隔於雲臺嘗以此山之外自安東衛嵐頭山口始入海  
程徑吳山街至淮子口亦俱沿海塘而行自淮子口徑吳山  
之間入麻灣口即為膠萊新河浮山之西有陳許二島石礁林  
立甚為險阻薛島之西十里許有平崗曰馬家塢南北各五里  
元人鑿之遇石而罷明嘉靖十六年海防副侯王獻穀會同馬  
家塢石渠一千三百餘步直抵麻灣即方遠方宜以此稱馬家  
灣也一入麻灣由把浪廟經膠州年度高密昌邑之境至掖縣  
海倉口出海計程二百八十三里中分八間距麻灣口二十里內陳村  
又北三十里為吳家口間又三十里為窩鋪南吳家口窩鋪之間地  
勢最高各分水脈為南北分流之脊窩鋪間以北二十五里為

亭口閘又三十里為周家閘又三十里為玉皇廟閘又三十里為楊家園閘又三十里為新河閘又三十里為海倉閘又二十七里至海口以上各閘俱創自元人至今沿河仍襲舊名而閘座俱皆湮廢查明時議開膠萊新河其說有二一則欲自分水嶺再加開它侯河底與海口相平南北河口各建一閘每日朝方至時則南閘納潮船可乘潮而入潮特退時則閉南閘蓄水船可通行而出一則欲自分水嶺開通河渠修後閘座庶引來源設立水櫃按啓閉蓄洩之法以資挽運二說俱似近理今臣等細加測量分水嶺以南北麻店口高二丈二尺以北比新河南高二丈八尺八寸又分水嶺試為開它雖有爛石糜沙尚可挑濬惟是南

海口潮水止至陳村南北海口潮水止至新河兩側而潮之隔不相  
其中心有二百里若欲南北通流必先於此開鑿深至三丈三尺  
況潮望大潮深不區四五尺得日小潮深不區三四尺潮落之後僅  
深二三尺即於河口建南而欲引數尺隨長隨落之水通二百餘里  
之流恐不能濟且麻傍以南水底皆係石塊海倉以北坐壑沙故麻傍  
口海倉口雖可通潮而商船漁艇絕無停泊若欲將海口一壘南傍  
潮夕日至工力難施此通潮之不足恃也再查分水嶺地帶水脊此特  
為分水之源北僅平度州之白河乘源既微又無泉流可引而多則  
水漲噴沙而少則全河乾澁陳村南下雖有枯九河合流而地已  
近麻傍順流南下亦於運道無濟分水嶺北有膠河自膠州之鐵

板山其源流至高密縣未與五龍河接蓋傍坡水谷亦與河同

入新河北流水源稍盛中有百脈湖也盛旱全窪周圍百餘里若

東堤蓄水以為水櫃棧可開引便於南北分行能一河一湖又

寧泉源輸助以濟二百八十餘里之運道勢必不能此蓄洩之不足恃

考路策通運之議創自先人乃開之數年而即罷明時屢試而終不行良亦

此若夫田河運海更運船隻以及開它者費不貲又又後百至於未往商船現

惟泊於贛榆縣之青口及陽州之世子口要皆濱海亦亦之愛不肯棄湖入

悉致成捆縱供用通勝河而海口淤淺亦致難以通行亦於客商至難益惟兩

岸民田汲水俱藉此河宣洩今擬臣照依性在平度少同溫文桂條

奏以民力疏濬每人按日給米一升已足通流洩水若特借通商

勢不可似可去庸再議

焚香省過之齋

○○○  
月  
抄